

萬有文庫

第一集二編簡編五編百種

王雲五主編

全庫書總目提要

(六)

永瑞等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竹高中圖書館



00010693

庫文有萬

種百五編簡集二一第

者纂編總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六)

承塔等撰

國學基本叢書

010693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二十六

經部二十六

春秋類一

說經家之有門戶自春秋三傳始然迄能竝立於世其間諸儒之論中唐以前則左氏勝啖助趙匡以逮北宋則公羊穀梁勝孫復劉歆之流名爲乘傳從經所乘者特左氏事跡公羊穀梁月日例耳其推闡譏貶少可多否實陰本公羊穀梁法猶誅鄧析用竹刑也夫刪除事跡何由知其是非無案而斷是春秋爲射覆矣聖人禁人爲非亦予人爲善經典所述不乏褒詞而操筆臨文乃無人不加誅絕春秋豈吉網羅鉗乎至於用夏時則改正朔削尊號則貶天王春秋又何僭以亂也沿波不返此類宏多雖舊說流傳不能盡廢要以切實有徵平易近理者爲本其瑕瑜互見者則別白而存之遊談臆說以私意亂聖經者則僅存其目蓋六經之中惟易包衆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實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見議論易生著錄之繁二經爲最故取之不敢不慎也

【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內府藏本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自劉向劉歆桓譚班固皆以春秋傳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經於孔子魏晉以來儒者更無異議至唐趙匡始謂左氏非丘明蓋欲攻傳之不合經必先攻作傳之人非受經於孔子與王柏欲攻毛詩先攻毛詩不傳於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諸

儒相繼竝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證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出依託。今未見其書。不知十一事者何據。其餘辨論惟朱子謂虞不臘矣爲秦人之語。葉夢得謂紀事終於智伯當爲六國時人似爲近理。然考史記秦本紀稱惠文君十二年始臘。張守節正義稱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爲之。明古有臘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創。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亦駁此說曰。史稱秦文公始有史以記事。秦宣公初志閏月豈亦中國所無待秦獨創哉。則臘爲秦禮之說未可據也。左傳載預斷禍福無不徵驗。蓋不免從後傳合之。惟哀公九年稱趙氏其世有亂。後竟不然。是未見後事之證也。經止獲麟而弟子續至孔子卒。傳載智伯之亡殆亦後人所續。史記司馬相如傳中有揚堆之語。不能執是一事。指司馬遷爲後漢人也。則載及智伯之說不足疑也。今仍定爲左丘明作。以祛衆惑。至其作傳之由。則劉知幾躬爲國史之言。最爲確論。疏稱大事書於策者。經之所書小事書於簡者。傳之所載。觀晉史之書趙盾齊史之書崔杼及寧殖。所謂載在諸侯之籍者。其文體皆與經合。墨子稱周春秋載杜伯燕春秋載莊子儀宋春秋載祁。觀寧齊春秋載王里。國中里覈其文體皆與傳合。經傳同因國史而修。斯爲顯證。知說經去傳爲舍近而求諸遠矣。漢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注曰公羊穀梁二家。則左氏經文不著於錄。然杜預集解序稱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陸德明經典釋文曰。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異。杜氏合而釋之。則左傳又自有經。考漢志之文。旣曰古經十二篇矣。不應復云經十一卷。觀公穀二傳皆十一卷。與經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爲二傳之經。故有是注。徐彥公羊傳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漢儒謂之古學。則所謂古經十二篇。卽左傳之經。故謂之古刻。漢書者誤連二條爲一耳。今以左傳經文與二傳

校勘皆左氏義長知手錄之本確於口授之本也言左傳者孔奇孔嘉之說久佚不傳賈逵服虔之說亦僅偶見他書今世所傳惟杜注孔疏爲最古杜注多強經以就傳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劉案劉炫作規遇以攻杜解凡所駁正孔疏皆以爲非是皆篤信專門之過不能不謂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後左氏之義明左氏之義明而後二百四十二年內善惡之跡一一有徵後儒妄作聰明以私臆談褒貶者猶得據傳文以知其謬則漢晉以來藉左氏以知經義宋元以後更藉左氏以杜臆說矣傳與注疏均謂有大功於春秋可也

【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內府藏本

漢公羊壽傳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案漢書藝文志公羊傳十

一卷班固自注曰公羊子齊人案漢藝文志不題顏師古名者皆固之自注顏師古注曰名高案此據春秋說題詞之文見徐彥疏所引徐彥疏引戴宏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何休之注亦同休說見隱公二年紀子伯莒子置於密條下今觀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於公羊子定公元年傳正棺於兩楹之間兩句穀梁傳引之直稱沈子不稱公羊是併其不著姓氏者亦不盡出公羊子且併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於高之明證知傳確爲壽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舊本首署高名蓋未審也又羅璧識遺稱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謂皆姜字切韻脚疑爲姜姓假託案鄭爲邾妻披爲勃鞮木爲彌牟殖爲舌職記載音說經典原有是事至弟子記其先師子孫述其祖父必不至竟述本字別用合聲璧之所言殊爲好異至程端學

春秋本義竟指高爲漢初人，則講學家臆斷之詞，更不足與辨矣。三傳與經文，漢志皆各爲卷帙，以左傳附經始於杜預。公羊傳附經，則不知始自何人。觀何休解詁，但釋傳而不釋經，與杜異例。知漢末猶自別行，今所傳蔡邕石經殘字，公羊傳亦無經文足以互證。今本以傳附經，或徐彥作疏之時所合併歟。彥疏文獻通考作三十卷，今本乃作二十八卷，或彥本以經文併爲二卷，別冠於前，後人又散入傳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董逌廣川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考疏中鄭之戰一條，猶及見孫炎爾雅注完本，知在宋以前。又葬桓王一條，全襲用楊士贊穀梁傳疏，知在貞觀以後。中多自設問答，文繁語複，與邱光庭兼明書相近，亦唐末之文體。董逌所云，不爲無理。故今從逌之說，定爲唐人焉。

【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內府藏本 晉范甯集解。唐楊士贊疏。其傳則士贊疏稱穀梁子名淑，字元始，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則當爲穀梁子所自作。徐彥公羊傳疏，又稱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母生乃著竹帛，題其親師，故曰公羊傳。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傳。則當爲傳其學者所作。案公羊傳定公卽位一條，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詁以爲後師案此注在隱公十一年所引子沈子條下。」此傳定公卽位一條，亦稱沈子曰。公羊穀梁旣同師，子夏不應及見後師，又初歎六羽一條，稱穀梁子曰，傳旣穀梁自作，不應自引己說。且此條又引尸子曰：「尸佼爲商鞅之師，鞅旣誅，佼逃於蜀，其人亦在穀梁後。」不應預爲引據。疑徐彥之言爲得其實，但誰著於竹帛，則不可考耳。漢書藝文志載公羊穀梁二家，經十卷，傳亦各十一卷，則經傳初亦別編。范甯集解，乃併經注之，疑卽甯之所合。定公元年春王三月一條，

發傳於春王二字之下。以三月別屬下文，頗疑其割裂。然考劉向說苑稱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向受穀梁春秋知穀梁經文以春王二字別爲一節，故向有此讀。至公觀魚于棠一條，葬桓王一條，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一條，曹伯廬卒于師一條，天王殺其弟佞夫一條，皆冠以傳曰字。惟桓王一條與左傳合餘皆不知所引何傳，疑甯以傳附經之時，每條皆冠以傳曰字。如鄭元王弼之易有彖曰象曰之例，後傳寫者刪之。此五條其削除未盡者也。甯注本十二卷，以兼載門生故吏子弟之說，各列其名，故曰集解。晉書本傳稱甯此書爲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今考書中乃多引邈注，未詳其故。又自序有商略名例之句，疏稱甯別有略例十餘條，此本不載。然注中時有傳例曰字，或士助割裂其文，散入注疏中。士助始末不可考。孔穎達左傳正義序稱與故四門博士楊士助參定，則亦貞觀中人。其書不及穎達書之賅洽，然諸儒言左傳者多言公穀者少，既乏憑藉之資，又左傳成於衆手，此書出於一人，復鮮佐助之力，詳略殊觀，因其宜也。其疏長狄眉見於軾一條，連綴於身橫九畝句下，與注相離，蓋邢昺刊正之時，又多失其原第，亦不盡士助之舊矣。

【箴膏肓一卷起廢疾一卷發墨守一卷】山西巡撫採送本 漢鄭元撰。後漢書元本傳稱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元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其卷目之見隋書經籍志者，有左氏膏肓十卷，穀梁廢疾三卷，公羊墨守十四卷，皆注何休撰。而又別出穀梁廢疾三卷，注云鄭元釋，張靖箋，似鄭氏所釋，與休原本隋以前本自別行。至舊唐書經籍志，所載膏肓廢疾二書，卷數竝同，特墨守作二卷爲稍異。其下竝注鄭元箴，鄭元發，鄭元釋云云，則已

與休書合而爲一。迨於宋世漸以散佚。惟崇文總目有左氏齊晉九卷。而陳振孫所見本復闕。宣定哀三公。振孫謂其錯謨不可讀。疑爲後人所錄。已非隋唐志之舊。其後漢學益微。卽振孫所云不全之左氏齊晉。亦遂不可復見矣。此本凡箴言二十餘條。起廢疾四十餘條。發墨守四條。蓋從諸書所引。掇拾成編。不知出自誰氏。或題爲宋王應麟輯。亦別無顯據。殆因應麟嘗輯鄭氏周易注。齊魯韓三家詩考。而以類推之。歟。然玉海之末不附此書。不應其孫不見。而後來反有傳本也。今以諸書校勘。惟時大明篇疏所引宋襄公戰泓一條。尙未收入。其餘竝已蒐采無遺。雖不出自應麟手。要亦究心古義者之所爲矣。謹爲掇拾補綴。著之於錄。雖視原書不及什之一二。而排比苔萃。略存梗概。爲鄭氏之學者。或亦有所考焉。

【春秋釋例十五卷】永樂大典本 晉杜預撰。預事蹟詳晉書本傳。是書以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歸總於凡。左傳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亦有舊史所不書。適合仲尼之意者。仲尼卽以爲義。非互相比較。則褒貶不明。故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先列經傳數條。以包通其餘。而傳所述之凡繫焉。更以己意申之。名曰釋例。地名本之秦始郡國圖。世族譜本之劉向世本。與集解一經一緯。相爲表裏。晉書稱預自平吳後。從容無事。乃著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今考土地名篇。稱孫氏僭號於吳。故江表所記特略。則其屬稿實在平吳以前。故所列多兩漢三國之郡縣。與晉時不盡合。至盟會圖長歷。則皆書中之一篇。非別爲一書。觀預所作集解序。可見史所言者未詳。晉書又稱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

重惟祕書監摯虞賞之考稽舍南方草木狀稱晉武帝賜杜預蜜香紙萬番寫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則當時固重其書史所言者亦未盡確也其書自隋書經籍志而後竝著於錄均止十五卷惟元吳萊作後序云四十卷豈元時所行之本卷次獨分析乎自明以來是書久佚惟永樂大典中尚存三十篇竝有唐劉蕡原序其六篇有釋例而無經傳餘亦多有闕文謹隨篇掇拾取孔穎達正義及諸書所引釋例之文補之校其譌謬釐爲二十七篇仍分十五卷以還其舊吳萊後序亦竝附焉案預集解序云釋例凡四十部崇文總目云凡五十三例而孔穎達正義則云釋例事同則爲部小異則附出孤經不及例者聚於終篇四十部次第從隱卽位爲首先有其事則其次之世族土地事旣非例故退之終篇之前是土地名起於宋衛遇于垂世族譜起於無駿卒無駿卒在遇之後故地名在世族前今是書原目不可考故因孔氏所述之大旨推而廣之取其事之見經先後爲序長歷一篇則次之土地名世族譜後以集解序述歷數在地名譜之後也土地名篇釋例云據今天下郡國縣邑之名山川道涂之實爰及四表皆圖而備之然後以春秋諸國邑盟會地名附列之名曰古今書春秋盟會圖別集疏一卷附之釋例所畫圖本依官司空圖據秦始之初郡國爲正孫氏初平江表十四郡皆貢圖疑荆揚徐三州皆改從今爲正不復依用司空圖則是書應有圖而今已佚又有附盟會圖疏臚載郡縣皆是元魏隋唐建置地名非晉初所有而陽城一條且記唐武后事當是預本書已佚而唐人補輯又土地名所釋亦有後人增益之語今仍錄原文而各加辨證於下方考預書雖有曲從左氏之失而用心周密後人無以復加其例亦皆參考經文得其體要非公穀二家穿鑿月日者比摯虞謂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

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案故字文義未明疑爲當字之誤以晉書原本如是姑仍其舊文良非虛美且永樂大典所載猶宋時古本觀夫人內女歸寧例一篇末云凡若干字經傳若干字釋例若干字當時校讎精當概可想見如長歷載文公四年十有二月壬寅夫人風氏薨杜云十二月庚午朔無壬寅近刻注疏本竝作十有一月案十一月庚子朔三日得壬寅不可謂無壬寅也又襄公六年經文本云十有二月齊侯滅萊而近刻左傳本前則曰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後則曰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今考長歷十一月丁丑朔是月無丙辰十二月丁未朔十日得丙辰杜預繫此日於十二月下不言日月有誤可見今本傳文兩言十一月皆十二月之譌也如此之類可以校訂舛訛者不可勝數春秋以左傳爲根本左傳以杜解爲門徑集解又以是書爲羽翼緣是以求筆削之旨亦可云考古之津梁窮經之淵藪矣

【春秋集傳纂例十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唐陸淳撰蓋釋其師啖助并趙匡之說也助字叔佐本趙州人徙關中官潤州丹陽縣主簿匡字伯循河東人官洋州刺史淳字伯沖吳郡人官至給事中後避憲宗諱改名質事跡具唐書儒學傳案二程遺書陳振孫書錄解題及朱臨作是編後序皆云淳師助匡舊唐書云淳師匡匡師助新唐書則云趙匡陸淳皆助高弟案呂溫集有代人進書表稱以啖助爲嚴師趙匡爲益友又淳自作修傳始終記稱助爲啖先生稱匡爲趙子餘文或稱爲趙氏重修集傳義又云淳秉筆執簡侍於啖先生左右十有一年而不及匡又柳宗元作淳墓表亦稱助匡爲淳師友當時序述顯然明白劉煦以下諸家竝傳聞之誤也助之說春秋務在考三家得失彌縫漏闕故其論多異先儒如論左

傳非丘明所作。漢書丘明授魯曾申申傳吳起。自起六傳至賈誼等說亦皆附會。公羊名高穀梁名赤。未必是實。又云春秋之文簡易。先儒各守一傳。不肯相通。互相彈射。其弊滋甚。左傳序周晉齊宋楚鄭之事。獨詳。乃後代學者因師授衍而通之。編次年月以爲傳記。又雜采各國諸卿家傳及卜書夢書占書縱橫小說。故序事雖多。釋經殊少。猶不如公穀之於經爲密。其說未免一偏。故歐陽修晁公武諸人皆不滿之。而程子則稱其絕出諸家。有攘異端開正途之功。蓋舍傳求經。實導宋人之先路。生臆斷之弊。其過不可掩。破附會之失。其功亦不可沒也。助書本名春秋統例。僅六卷。卒後淳與其子異裒錄遺文。請匡損益。始名纂例。成於大歷乙卯。定著四十篇。分爲十卷。唐書藝文志亦同此。本卷數相符。蓋猶舊帙。其第一篇至第八篇爲全書總義。第九篇爲魯十二公竝世緒。第三十六篇以下爲經傳文字脫謬。及人名國名地名。其發明筆削之例者。實止中間二十六篇而已。袁桷後序稱此書廢已久。所得爲寶。章經公校本。闡蜀有小字本。惜未之見。吳萊柳貫二後序皆稱得平陽府所刊金泰和三年禮部尚書趙秉文家本。是元時已爲難得。其流傳至今亦可謂巋然獨存矣。

【春秋微旨三卷】內府藏本。唐陸淳撰。案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唐志有淳春秋集傳二十卷。今不存。又有微旨一卷。未見。袁桷作淳春秋纂例。後序稱來杭得微旨三卷。乃皇祐間汴本。蓋其後刻於開封。故南渡之後。遂罕傳本。至桷得北宋舊槧。乃復行於世也。柳宗元作淳纂表。稱春秋微旨一篇。唐書藝文志亦作二卷。此本三卷。不知何時所分。然卷首有淳自序。實稱總爲三卷。或校刊柳集者。誤三篇爲二篇。修唐書者因之歟。是書先列三傳異同。參以啖趙之說。而斷其是非。自序謂事或反經。而志協乎道蹟。雖近義。

而意實蘊姦或本正而末邪或始非而終是介於疑似之間者竝委曲發明故曰微旨其書雖淳所自撰而每條必稱淳聞之師曰不忘本也自序又謂三傳舊說亦竝存之真義當否則以朱墨爲別今所行本於應用朱書者皆以方匡界畫其起訖意皇祐舊槩以木本不能與木墨故用嘉祐本草之例以陰文陽文爲例後人傳寫又艱於雙鉤遂以界畫代之以非大旨所繫今亦姑仍其式而不著寫偶於此焉

【春秋集傳辨疑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唐陸淳所述啖趙兩家攻駁三傳之言也柳宗元作淳纂誌稱辨疑七篇唐書藝文志同吳萊作序亦稱七卷此本十卷亦不知何人所分刊本於萊序之末附載延祐五年十一月集賢學士克酬原作曲出今改正言唐陸淳所著春秋纂例辨疑微旨三書有益後學請令江西行省鋟梓云云其分於是時歟淳所述纂例一書蓋啖助排比科條自發筆削之旨其攻擊三傳總舉大意而已此書乃舉傳文之不入纂例者縷列其失一字一句而詰之故曰辨疑所述趙說爲多啖說次之冠以凡例一篇計十七條但明所以刪節經文傳文之故其去取之義則仍經文年月以次說之中如鄭伯克段傳啖氏謂鄭伯必不因母殊嫌臆斷以是爲例豈復有可信之史況大陸故蹟水經注具有明文安得指爲左氏之虛撰如斯之類不免過於疑古又如齊衛胥命傳其說與荀子相符當時去聖未遠必有所受而趙氏以爲譏其無禮如斯之類多未免有意求瑕又如叔姬歸于紀傳穀梁以爲不言逆逆之道微淳則謂不言逆者皆夫自逆夫禮聞送媵不聞逆媵傳則失之禮聞親迎妻不聞親迎娣姪羊尤甚漢以來各守專門論甘者忌辛是丹者非素自是書與微旨出抵隙蹈瑕往往中其窪會雖瑕瑜

互見要其精核之處實有漢以來諸儒未發者固與鑒空杜撰橫生枝節者異矣。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兩江總督採選本 蜀馮繼先撰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是書所列人名周一魯二齊三晉四楚五鄭六衛七秦八宋九陳十蔡十一曹十二吳十三邾十四杞十五莒十六滕十七薛十八許十九鄒小國二十崇文總目謂其以官謚名字真附初名之左文獻通考引李齋云昔丘明傳春秋於列國君臣之名字不一其稱多者或至四五始學者蓋病其紛錯難記繼先集其同者爲一百六十篇以是二端推之是繼先舊本本爲旁行斜上如表譜之體故以圖爲名而分至一百六十篇也今本目次與振孫所言合其每一人爲一條旣非真附初名之左亦無所謂一百六十篇者與崇文總目及李齋所說迥異案岳珂雕印相臺九經例云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刻本多譌錯嘗合京杭建蜀本參校有氏名異同實非一人而合爲一者有名字若殊本非二人而析爲二者有自某國適他國而前後互見者有稱某公與某年而經傳不合者或以傳爲經或以注爲傳或偏旁疑似而有亥豕之差或行款牽連而無甲乙之別今皆訂其譌謬且爲分行以見別書然則今本蓋珂所刊定移易非復李齋以前之舊本觀齋所稱宋大夫莊董秦右大夫詹傳未始有父子而繼先輒增之若子韓晳者蓋齊頃公孫世族譜與傳同而繼先獨以爲韓子晳與楚鄭二公孫黑共篇今檢驗此本皆無此文則爲珂所削改明矣。

【春秋年表一卷】浙江馳士等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春秋二十國年表一卷不知何人作自周而下次以魯蔡曹衛滕晉鄭齊秦楚宋杞陳吳越邾莒薛小邾館閣書目有年表二卷元豐中楊彦齡撰自周之外凡十三國又董氏藏書志有年表無撰人自周至吳越凡十國征伐朝覲會同

皆書今此表正二十國與書錄解題所載同蓋卽陳振孫所見也其書在宋本自單行岳珂雖印九經乃以附春秋之後珂記云春秋年表今諸本或闕號名或紊年月參之經傳多有舛錯今皆爲刊正諸國君卒與立皆書惟魯闕今依經傳添補廖本無年表歸一圖今旣刊公穀并補二書以附經傳之後是此書經珂刊補與馮繼先之名號歸一圖同刻者通志堂經解不考岳珂之語乃與名號歸一圖連爲一書亦以爲馮繼先所撰誤之甚矣

【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內府藏本 宋孫復撰復字明復平陽人事蹟詳宋史儒林傳案李廢續通鑑長編曰中丞國子監直講孫復治春秋不惑傳注其言簡易得經之本義既被疾樞密使韓琦言於上選書吏給紙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卽復家錄之得書十五卷藏祕閣然此書實十二卷考中興書目別有復春秋總論三卷蓋合之共爲十五卷爾今總論已佚惟此書尙存復之論上祖陸淳而下開胡安國謂春秋有貶無褒大抵以深刻爲主晁公武讀書志載常秩之言曰明復爲春秋猶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刑步過六尺者有誅蓋篤論也而宋代諸儒喜爲奇議頗相與推之沿波不返遂使孔庭筆削變爲羅織之經夫知春秋者莫如孟子不過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耳便二百四十二年中無人非亂臣賊子則復之說當矣如不盡亂臣賊子則聖人亦必有所節取亦何至由天王以及諸侯大夫無一人一事不加誅絕者乎過於深求而反失春秋之本旨者實自復始雖其間辨名分別嫌疑於興亡治亂之機亦時有所發明統而核之究所謂功不補患者也以後來說春秋者深文鍛鍊之學大抵用此書爲根柢故特錄存之以著履霜之漸而具論其得失如右程端學稱其尊王發微總論二書外又有三傳辨失解朱轡尊

經義考因之。然其書史不著錄，諸儒亦罕所稱引。考宋史藝文志及中興書目，均有王日休撰春秋孫復解三傳辨失四卷，或即日休所撰之書。端學誤以爲復作歟。然則是駁復之書，非復所撰也。

【春秋皇綱論五卷】內府藏本 宋王哲撰。哲自稱太原人，其始末無可考。陳振孫書錄解題言：其官太常博士，考襲鼎臣東原錄，載真宗天禧中，錢惟演奏留曹利用丁謂事，稱晏殊以語翰林學士王哲，則不止太常博士矣。王應麟玉海云：至和中，哲撰春秋通義十二卷，據三傳注疏及啖趙之學，其說通者附經文之下，闕者用己意釋之，又異義十二卷，皇綱論五卷。今通義異義皆不傳，惟是書尚存。凡爲論二十有二，皆發明夫子筆削之旨，而考辨三傳及啖助趙匡之得失。案趙匡書中皆作趙正，蓋避太祖之諱。其尊王下篇引論語作一正天下，亦同此例。其言多明白平易，無穿鑿附會之習。其孔子修春秋篇曰：若專爲誅亂臣賊子，使知懼，則尊賢旌善之旨闕矣。足破孫復等有貶無褒之說。其傳釋異同篇曰：左氏善覽舊史，兼該衆說，得春秋之事蹟甚備。然於經外自成一書，故有貪惑異說，采掇過當。至於聖人微旨，頗亦疎略，而大抵有本末，蓋出一人之所撰述也。公穀之學，本於議論，擇取諸儒之說，繫於經文，故雖不能詳其事蹟，而於聖人微旨，多所究尋，然失於曲辨贅義，鄙淺叢雜，蓋出於衆儒之所講說也。又曰：左氏好以一時言貌之恭惰，與卜筮巫醫之事，推定禍福，靡有不驗，此其蔽也。固當裁取其文，以通經義。如玉之有瑕，但棄瑕而用玉，不可并棄其玉也。二傳亦然，亦足破孫復等盡廢三傳之說。在宋人春秋解中，可謂不失古義。惟郊禘篇，謂周公當用郊禘，成王賜之，不爲過。魯國因之，不爲僭。殺大夫篇，謂凡書殺大夫，皆罪大夫，不能見幾先去，則偏駁之見不足爲訓矣。

【春秋通義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宋史藝文志。蹇遵品王晉家安國邱葵皆有春秋通義。其書均佚不傳。蹇氏王氏書各十二卷。家氏書二十四卷。邱氏書二卷。此本僅存一卷。凡四十八條。編端冠以小序。稱孔子之修春秋也。因其舊文。乘以新意。正例筆之。常事削之。其有繆戾乖刺。然後從而正之。別彙之曰特筆。而小序之後。亦以特筆二字爲標題。蓋此卷爲通義中之一種。但不知四家中爲誰氏之書耳。然如星隕如雨一條。公羊引不修春秋曰。隕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此特潤色舊文。非闢褒貶。以爲特筆。於義不倫。至華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勤於惡。故先書殤公。後書孔父。傳有明文。真特筆也。而反不及之。亦屬挂漏。至於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終之以獲麟。明亂極必治。而王者之迹。卒不熄。則其說高於諸家多矣。

【春秋權衡十七卷】內府藏本 宋劉敞撰。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慶歷中舉進士。官至集賢院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據其弟攽作敞行狀。及歐陽修作敞墓誌。俱稱敞春秋傳十五卷。權衡十七卷。說例二卷。文權二卷。意林五卷。王應麟玉海所記亦同。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原父始爲權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後集衆說。斷以己意。而爲之傳。傳所不盡者。見之意林。然則傳之作在意林前。此書又在傳前。敞春秋之學。此其根柢矣。自序謂權衡始出世。無有能讀者。又謂非達學通人。則亦必不能觀之。其自命甚高。葉夢得作春秋傳於諸家義疏。多所排斥。尤詆孫復尊王發微。謂其不深於禮學。故其言多自牴牾。有甚害於經者。雖概以禮論當時之過。而不能盡禮之制。尤爲膚淺。惟於敞。則推其淵源之正。蓋敞邃於禮。故是書進退諸說。往往依經立義。不似復之意爲斷制。此亦說貴徵實之一驗也。

【春秋傳十五卷】內府藏本 宋劉敞撰 敝所作春秋權衡及意林宋時即有刊本此傳則諸家藏弆皆寫本相傳近時通志堂刻入經解始有版本故論者或疑其僞然核其議論體裁與敝所著他書一一脗合非後人所能贗作也其書皆節錄三傳事蹟斷以己意其褒貶義例多取諸公羊穀梁如以莊公圍鄭師還爲仁義以公孫寧儀行父爲有存國之功以晉殺先縠爲疾過以九月用郊爲用人而趙鞅入晉陽以叛一條尙沿二傳以地正國之謬皆不免於膠固其經文雜用三傳不主一家每以經傳連書不復區畫頗病混淆又好減損三傳字句往往改竄失真如左傳惜也越竟乃免句後人本疑非孔子之言敝改爲討賊則免而仍以孔子曰冠之殊爲踏駁考黃伯思東觀餘論稱考正書武成實始於敝則宋代改經之例敝導其先宜其視改傳爲固然矣然論其大致則得經意者爲多蓋北宋以來出新意解春秋者自孫復與敝始復沿啖趙之餘波幾於盡廢三傳敝則不盡從傳亦不盡廢傳故所訓釋爲遠勝於復焉

【春秋意林二卷】內府藏本 宋劉敞撰 宋史藝文志作二卷王應麟玉海作五卷馬端臨經籍考則併春秋權衡春秋傳春秋意林總題三十四卷今考權衡實十七卷傳實十五卷合以意林二卷正得三十四卷與宋志合則玉海作五卷傳寫誤也元吳萊嘗作是書後序曰劉子作春秋權衡自稱書成世無有能讀者至意林猶未脫稿多遺闕今觀其書或僅標經文數字不置一辭或草草數言文不相屬而下注云云二字或一條之下別標他目一兩字與本文迥不相關或佶屈聱牙猝難句讀或僅引其端而詞如未畢其爲隨筆劄記屬稿未竟之書顯然可證萊所說誠不誣也又敝旣苦志研求運意深曲又好雕琢其詞使在可解不可解之間然考葉夢得石林春秋傳稱不知經者以其難入或詆以爲用意太過出於

穿鑿然熟讀深思其間正名分別嫌疑大義微言灼然聖人之意者亦頗不少文體之澀存而不論可矣。【春秋傳說例一卷】水樂大典本 宋劉敞撰案敞行狀墓誌俱稱春秋說例二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則以爲一卷蓋傳鈔分合互有不同至宋史藝文志獨稱敞說例十一卷殆傳寫誤衍一十字或竟以十一篇爲十一卷也敞春秋傳權衡意林三書通志堂經解有刊版文權與說例二書則僅有其名絕無傳本今檢永樂大典尚雜引說例之文謹詳加綴輯仍釐爲一卷據書錄解題稱說例凡四十九條今之所載僅二十五條止得其半且多零篇斷句不盡全文又惟公卽位例與例使來例師行例大夫奔例殺大夫例弗不列七條載有原文標目餘則說存而標目復佚今竝詳釋本文倣原存諸條體例爲之校補又諸書所載俱稱春秋說例惟永樂大典加傳字案是編比事以發論乃其傳文褒貶之大旨永樂大典所載似尙屬宋刻之舊今亦從之敞說春秋頗出新意而文體則多摹公穀諸書皆然是編尤爲簡古惟說大夫帥師例一條稱魯不當有三軍而以周禮爲後人附會未免稍偏又宣公十八年經文歸父還自晉敝春秋傳從左氏作至筮而是編則從公穀作至權亦頗自相牴牾其餘則大致精核多得經意而宋元說經諸家都未徵引可知自宋以後已稱罕覩是編崖略幸存固春秋家所當寶貴矣。

【春秋經解十三卷】吳郡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孫覺撰覺字莘老高郵人擢進士第官至御史中丞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書題曰龍學孫公蓋其致仕之時以龍圖閣學士兼侍講提舉醴泉觀也覺早從胡瑗遊傳其春秋之學大旨以抑霸尊王爲主自序稱左氏多說事蹟公穀以存梗概今以三家之說較其當否而穀梁最爲精深且以穀梁爲本其說是非褒貶則雜取三傳及歷代諸儒啖趙陸氏之說長者從之

其所未聞則以安定先生之說解之今瑗口義五卷已佚傳其緒論惟見此書周麟之跋稱初王安石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老之傳已出一見而有甚心自知不能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邵輯序稱是書作於晚年謂安石因此廢春秋似未必盡然亦可見當時甚重其書故有此說也宋史藝文志載覺春秋經解十五卷又春秋學纂十二卷春秋經社要義六卷朱彝尊經義考據以著錄於經解注曰存於學纂要義皆注曰佚然今本實十三卷自隱公元年至獲麟首尾完具無所殘闕與宋志所載不符考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春秋經解十五卷春秋經社要義六卷而無春秋學纂王應麟玉海載春秋經社要義六卷春秋學纂十二卷而無春秋經解其學纂條下注曰其說以穀梁爲本及採左氏公羊歷代諸儒所長間以其師胡瑗之說斷之分莊公爲上下云云與今本一一相合然則春秋學纂卽春秋經解之別名宋志旣誤分爲二書并譌其卷數書錄解題亦譌十三卷爲十五卷惟玉海所記爲得其眞矣

【春秋集解十二卷】浙江吳玉海家藏本 宋蘇轍撰先是劉敞作春秋意林多出新意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更舍傳以求經古說於是漸廢後王安石詆春秋爲斷爛朝報廢之不列於學宮轍以其時經傳竝荒乃作此書以矯之其說以左氏爲主左氏之說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趙諸家以足之蓋以左氏有國史之可據而公穀以下則皆意測者也自序稱自熙寧間謫居高安爲是書暇輒改之至元符元年卜居龍川凡所改定覽之自謂無憾蓋積十餘年而書始成其用心勤懇愈於奮臘遠談者遠矣朱彝尊經義考載陳宏緒跋曰左氏紀事粲然具備而亦間有悖於道者公穀雖以體度解經然亦得失互見如戎伐凡伯於楚丘穀梁以戎爲衛齊仲孫來公穀皆以爲魯慶父魯滅項又皆以爲齊實滅之顯然與經譏戾

其失固不待言。至如隱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桓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麇災。乙亥，晉莊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逆女。諸如此類似公穀之說，妙合聖人精微，而穎濱一概以深文詆之，因噎廢食，讀者捨其短而取其長可也。其論是書頗允，此本不載，蓋刻在宏緒前也。宋史藝文志稱是書爲春秋集傳，文獻通考則作集解，與今本合。知宋志爲傳寫誤矣。

【春秋辨疑四卷】永樂大典本 宋蕭楚撰。楚字子荆，廬陵人。紹聖中游太學，貢禮部，不第。於時蔡京方專國權，憤嫉其姦，謂京且將爲宋王莽，誓不復仕。遂退而著書，明春秋之學。趙陽馮澥、胡銓皆師事之。建炎四年始卒。曾敏行《獨醒雜志》稱所著春秋經辨行於廬陵。宋史亦載其春秋經解十卷。朱彝尊《經義考》謂其已佚，僅摭錄胡銓之序。此本所載銓序與經義考合，惟題曰《春秋辨疑》爲小異。或後來更定，史弗及詳歟。江西通志及萬姓統譜皆云是書四十九篇，今止四十四篇，蓋有佚脫。宋志云十卷，今永樂大典所載止二卷，則明人編輯所合併也。書之大旨，主於以統制歸天王，而深戒威福之移於下。雖多爲權姦柄國而發，而持論正大，實有合尼山筆削之義。與胡安國之牽合時事，動乖經義者有殊。與孫復之名爲尊王而務爲深文巧詆者用心亦別。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胡銓以春秋登第，歸拜牀下。楚告之曰：「學者非但拾一第，身可殺；學不可辱，毋禍我。」春秋乃佳厥後銓以孤忠讖論震耀千秋，則其師弟之於春秋非徒以口講耳，受者矣。每篇各有注文，皆楚自作，亦間有胡銓及他弟子所附入，謹以原注及胡銓附注別題之，而以今所校正附其下，俾各不相淆焉。

卷二十七

經部二十七

春秋類二

【春秋經解十二卷】永樂大典本 宋崔子方撰。子方涪陵人，字彥直，號西疇居士。晁說之集又稱其字伯直，蓋有二字也。朱彝尊經義考稱其嘗知滁州，曾子開爲作茶仙亭記。經解諸書皆罷官後所作。考子方宋史無傳。惟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稱其於紹聖間三上疏乞置春秋博士不報，乃隱居真州六合縣杜門著書者三十餘年。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大略相同。朱震進書劄子亦稱爲東川布衣。彝尊之說不知何據。惟永樂大典引儀真志一條云：子方與蘇黃游，嘗爲知滁州曾子開作茶仙亭記，刻石醉翁亭側。黃庭堅稱爲六合佳士。殆彝尊誤記是事故。云然歟。考子方著是書時王安石之說方盛行，故不能表見於世。至南渡以後，其書始顯。王應麟玉海載建炎二年六月江端友請下湖州取崔子方所著春秋傳藏祕書。紹興六年八月子方之孫若上之。是時朱震爲翰林學士，亦有劄子上請當時蓋甚重其書矣。子方自序云：聖人欲以繩當世之是非，著來世之懲勸，故辭之難明者，著例以見之。例不可盡，故有日月之例，有變例，慎思精考。若網在綱，又後序一篇，具述其疏解之宗旨，大抵推本經義，於三傳多所糾正。如以晉文圍鄭，謂討其不會翟泉，以鄭伯來奔爲見迫於齊，以齊侯滅萊不書名，辨禮記諸侯滅同姓名之誤，類皆諸家所未發。雖其中過泥日月之例，持論不無偏駁，而條其長義，實足自成一家。所撰凡經解本例，例要三書通志堂經解刊本，僅有本例。今從永樂大典，裒輯成編，各還其舊。自信公十四年秋至三十

二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永樂大典竝闕則取黃震日鈔所引本例補之其他本例所釋有引伸此書所未發或與此書小有異同者竝節取附錄而卷奏書名則竝遵宋史至子方原書經文已不可見今以所解參證知大略皆從左氏而亦間有從公穀者故與胡安國春秋傳或有異同焉

【春秋本例二十卷】內府藏本 宋崔子方撰是書大旨以爲聖人之書編年以爲體舉時以爲名著日月以爲例而日月之例又其本故曰本例凡一十六門皆以日月時推之而分著例變例二則州分部居自成條理考公羊穀梁二傳專以日月爲例固有穿鑿破碎之病然經書公子益師卒左傳稱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則日月爲例已在二傳之前疑其時去聖未遠必有所受但予奪筆削寓義宏深日月特其中之一例故二家所說時亦有合而推之以概全經則支離繆轉而不盡通至於必不可通於是委曲遷就變例生焉此非日月爲例之過而全以日月爲例之過也亦猶易中互體未嘗非取象之一義必卦卦以互體求象則穿鑿遂甚耳嘆助趙匡一堵諸例而空之豈非有激而然如王弼之棄象言易乎子方此書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學辨正三傳之是非而專以日月爲例則正蹈其失而不悟所論甚尤然依據舊傳雖嫌墨守要猶愈於放言高論逞私臆而亂聖經說春秋者古來有此一家今亦未能遽廢焉

【春秋例要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崔子方撰考宋史藝文志子方春秋經解十二卷本例例要二十卷知子方所著原本此書與本例合併矣朱彝尊經義考稱本例例要二十卷竝存而今通志堂刊行之本例則析目錄別爲一卷以足二十卷之數而例要闕焉蓋誤以本例目錄爲例要而不知其別有一篇恐彝尊所見即爲此本其曰竝存亦誤注也今考永樂大典所載雖分析爲數十百條繫於各字之下而竝

輯其文尚可相應較通志堂本所載目錄一字不同均知爲刊刻之誤謬編綱前後略依本例次序排纂成編以還子方所著三書之舊焉

【春秋五禮例宗七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宋張大亨撰 大亨字嘉父湖州人登元豐乙丑乙科何蓮春渚紀聞王明清玉照新志竝載其嘗官司勳員外郎以王國侍讀侍講官名與朝廷相素奏請改正事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大亨春秋通訓及此書則稱爲直祕閣吳興張大亨撰蓋舉其所終之官也考左傳發凡杜預謂皆周公禮典韓起見易象春秋亦謂周禮在魯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葉夢得識其不深於禮學故其言多自抵牾蓋禮與春秋本相表裏大亨是編以杜預釋例與經躋駁兼不能賅盡陸淳所集啖趙春秋纂例亦支離失真因取春秋事蹟分吉凶軍賓嘉五禮依類別記各爲總論義例賅貫而無諸家拘例之失陳振孫稱爲考究詳治殆非溢美元吳澄作春秋纂言分列五禮多與此書相出入澄非剽襲人書者殆偶未見傳本歟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十卷注曰存而諸家寫本皆佚其軍禮三卷已非彝尊之所見然永樂大典作於明初凡引此書皆吉凶賓嘉四禮之文軍禮絕無一字則此三卷之佚久矣

彝尊偶未核檢也

【春秋通訓六卷】永樂大典本 宋張大亨撰 是書自序謂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考宋蘇軾年譜軾本字和仲又蘇洵族譜稱爲唐相蘇頌之裔孫系出趙郡今所傳軾題烟江疊嶂圖詩石刻末亦有趙郡蘇氏印然則趙郡和仲先生卽軾也蘇籀雙溪集載大亨以春秋義問軾軏答書云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纖繞竟亦何用惟左丘明識其用終不

肯盡言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求之云云與大亨自序亦合蓋其學出於蘇氏故議論宗旨亦近之陳振孫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並作十六卷朱彝尊經義考云已佚此本載永樂大典中十二公各自爲卷而隱公莊公襄公昭公又自分上下卷與十六卷之數合然每卷篇頁無多病其繁碎今併爲六卷以便省覽其文則無所佚脫也

【春秋傳二十卷】浙江朱彝尊家藏書享藏本

宋葉夢得撰夢得字少蘊號石林吳縣人紹聖四年進士南渡後官至崇信軍節度使事蹟具宋史文苑傳夢得以孫復春秋尊王發微主於廢傳以從經蘇轍

春秋集解主於從左氏而廢公羊穀梁皆不免有弊故其書參考三傳以求經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得於義則考於事更相發明頗爲精核開禧中其孫筠刊於南劍州真德秀跋之稱其闡邪說黜異端有補世教不淺宋史藝文志又載夢得別有春秋考三十卷識三十卷指要總例二卷石林春秋八卷今識考二書散見永樂大典中尙可得其大概餘皆散佚惟此傳猶爲完書南窗紀事載夢得爲春秋書其別有四解釋音義曰傳訂正事實曰考摺擊三傳曰識編列凡例曰例嘗語徐淳濟曰吾之爲此名前古所未見也淳濟曰吳程秉著書三萬餘言曰周易摘尙書駁論語弼得無近是乎云云案此傳不專釋音義其說已非至於以一字名書古人多有即以春秋而論傳爲通名不必言矣如漢志所載錄氏張氏皆有春秋微公羊傳疏有閔因春秋序後漢書有鄭衆春秋刪隋志有何休春秋議崔靈恩春秋序孫炎併先有春秋例夢得博治安得不見乃以爲古無此名必非事實且宋志載夢得春秋指要總例亦不名曰春秋例殆小說附會之辭不足據也

【春秋考十六卷】永樂大典本 宋葉夢得撰是書於寧宗開禧中與春秋傳春秋讖同刻於南劍州元程端學作春秋三傳辨疑多引其說則當時猶有傳本自明以來藏書家皆不著錄故朱彝尊經義考注曰已佚惟永樂大典頗載其文以次檢校尚可得十之八九今排比綴輯復勒成書其書大旨在申明所以攻排三傳者實本周之法度制作以爲斷初非有所臆測於其間故所言皆論次周典以求合於春秋之法其文辨博縱橫而語有本原率皆典核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辨定考究無不精詳殆不誣也原書前有統論其後乃列十二公逐條證敍而不錄經文今悉仍舊例其卷帙則約略篇頁輯爲統論三卷隱公以下以次編爲十三卷不復拘宋志三十卷之數據夢得自序稱自其讖推之知吾所正爲不妄而後可以觀吾考自其考推之知吾所擇爲不誣而後可以觀吾傳然書錄解題已先列傳次列考次列讖蓋傳其大綱而考讖其發明之義疏也今仍從陳氏之序次於傳後焉

【春秋讖二十卷】永樂大典本 宋葉夢得撰是書抉摘三傳是非主於信經不信傳猶沿啖助孫復之餘波於公羊穀梁多所駁詰雖左傳亦據傳末韓魏反而喪之之語謂智伯亡時左氏猶在斷以爲戰國時人案經有續書傳亦有續書夢得蓋未深考語詳左傳注疏條下昌言排擊如辨諸侯世相朝爲衰世之事辨宰孔勸晉獻公及魯程姜悔過之言皆出附會辨十二次分十二國之謬辨夾谷之會孔子沮齊景公事亦出假託辨墮郿墮費非孔子本意辨諸侯出入有善有惡辨諸侯之卒或日或不日非盡屬襄貶魯侯之至與不至亦不可拘牽成例雖辨博自喜往往有闢翻過甚之病於經旨或合或離不能一一精確而投之所向無不如志要亦文章之豪也惟古引春秋以決獄不云以決獄之法治春秋名書以讖

於義既爲未允且左氏公羊穀梁皆前代經師功存典籍而加以推鞠之目於名尤屬未安是則宋代諸儒藐視先儒之鉅習不可以爲訓者耳考宋藝文志是書本三十卷又夢得自記左傳四百四十二條公羊三百四十條穀梁四百四十條今據永樂大典所載參以程端學春秋辨疑通加檢核左傳闕九十條公羊闕六十五條穀梁缺八十四條蓋已非完帙然其大較已略具矣謹依類排次釐爲左傳獻十卷公羊穀梁讖各六卷

【春秋集解三十卷】內府藏本 宋呂本中撰舊刻題曰呂祖謙誤也本中字居仁好問之子宋史本傳載其靖康初官祠部員外郎紹興六年賜進士擢起居舍人八年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學者稱爲東萊先生故趙希弁讀書附志稱是書爲東萊先生撰後人因祖謙與朱子遊其名最著故亦稱爲東萊先生而本中以詩擅名詩家多稱呂紫微東萊之號稍隱遂移是書於祖謙不知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是書固明云本中撰也朱熹尊經義考嘗辨正之惟以宋志作十二卷爲疑然卷帙分合古今每異不獨此書爲然況振孫言是書自三傳而下集諸儒之說不過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數家而采擇頗精全無自己議論以此本考之亦合知舊刻誤題審矣惟宋志此書之外別出祖謙春秋集解三十卷稍爲牴牾疑宋末刻本已析其原卷改題祖謙故相沿爲異史亦因之重出耳祖謙年譜備載所著諸書具有年月而春秋集解獨不載固其確證不必更以他說疑也本中嘗撰江西宗派圖又有紫微詩話皆盛行於世世多以文士目之而經學深邃乃如此林之奇從之受業復以其學授祖謙其淵源蓋有自矣

【春秋傳三十卷】通行本 宋胡安國撰

安國事蹟詳宋史儒林傳案王晦載紹興五年四月詔徵徵閣

待制胡安國經筵舊臣令以所著春秋傳纂述成書進入十年三月書成上之詔獎諭除寶文閣直學士賜銀幣是安國此書久已屬棄自奉敕撰進又覆訂五年而後成也俞文豹吹劍錄稱其自草創至於成書初毫不留一字其用意亦勤矣顧其書作於南渡之後故感激時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於經旨朱子語錄曰胡氏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亦千古之定評也明初定科舉之制大略承元舊式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傳僅成二卷闕略太甚朱子亦無成書以安國之學出程氏張治之學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蓋重其淵源不必定以其書也後沿傳漸不行用遂獨用安國書漸乃棄經不讀惟以安國之傳爲主當時所謂經義者實安國之傳義而已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學爲最弊馮夢龍春秋大全凡例有曰諸儒議論儘有勝胡氏者然業已尊胡自難竝收以亂耳目則風尚可知矣爰逮本朝敦崇經術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於安國舊說始多所駁正乘瑕取瑜攝其精粹已足以綜括原書第其書行世已久亦未可竟廢謹校而錄之以存一家之言若其中紕漏之處則欽定彙纂中業已抉摘無遺昭示海內茲不復論辨焉

【春秋集注四十卷】永樂大典本 宋高開撰

開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元年以上舍選賜進士第歷官禮部侍郎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是書以程子春秋傳爲本故仍冠以程子原序其說則雜采唐宋諸家銘以己意不復標舉其姓名史稱秦檜疑聞薦張九成出知筠州不赴卒而樓鑰序是書則云以直道忤時宰一斥不復家食累年略不以事物自擾日有定課風雨不渝蓋開家居以後歷久始卒晚年精力盡在是遺昭示海內茲不復論辨焉

書史文言之未詳也。閔大旨雖宗程傳，然如程子據漢薄昭與淮南王書有齊桓殺弟之語，遂謂子糾爲弟齊桓爲兄，閔則仍用三傳史記荀子之文云：子糾小白皆襄公弟，糾居長爲當立，絕不依阿奉就，務存門戶之私。他如解衛人立晉解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解取濟西田諸條，皆深得聖人微旨。其解及向戌盟于劉云：凡因來聘而盟者必在國內。劉王畿采地，豈有來聘魯而遠盟于劉者？蓋下文有劉夏傳者以爲春夏之夏與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文同，故誤增于劉二字。又如以州蒲爲州滿之譌，亦皆足以備一解。惟隱公九年會防之防在琅邪華縣東南十年取防之防在高平昌邑縣西南文公十二年城諸及鄆之鄆在成陽姑幕南成公四年城鄆之鄆在東郡廩邱縣東閔皆混爲一地，未免於考據少疎耳。原書久佚，惟散見永樂大典中。謹按次排比，薈萃成編。其永樂大典原闕者，則采各書所引閔說補之。首尾完具，復爲全帙。陳振孫書錄解題稱是書十四卷，今以篇頁繁重，析爲四十卷。又宋史本傳稱閔有春秋集解而永樂大典實作集注，與書錄解題同。當是宋本原題，今竝從之。至所載經文多從左氏，而亦間有從公穀者，蓋宋代諸儒大都兼采三傳，不盡如漢世專門之學也。

【春秋後傳十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陳傳良撰。傳良字君舉，案傳良或作傳良，諸本互有異同。然其字曰君舉，則爲傳說。舉於版築之義，故今定爲傳字。號止齋，溫州瑞安人。乾道八年進士，官至中書舍人。寶謨閣待制，謚文節。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有其門人周勉跋，稱傳良爲此書將脫橐而病，學者欲速得其書，俾傳書傳寫，其已削者或留其帖於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存。是今所傳已非傳良完本矣。趙汸春秋集傳自序於宋人說春秋者，最推傳良，稱其以公穀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

所書推見其所不書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而惜其誤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殊失其本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爲夫子所筆削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云云考左氏爲春秋作傳非爲策書作傳其所云某故不書者不得經意或有之必以爲別發史例似非事實況不修春秋二條公羊傳尚有傳聞不應左氏反不見恐均不足爲傳良病惟以公穀合左氏爲切中其失耳自王弼廢象數而談易者日增自啖助廢三傳而談春秋者日盛故解五經者惟易與春秋二家著錄獨多空言易勝茲亦明效大驗矣傳良於臆說謠起之日獨能根據舊文研求聖人之微旨樓鑰序稱其於諸生中擇能熟讀三傳者三人曰蔡幼學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其考究可謂至詳又其書雖多出新意而每傳之下必注曰此據某說此據某文其徵引亦爲至博以是立制世之楊腹而談褒貶者庶有豸乎傳良別有左氏章旨三十卷樓鑰所序蓋兼二書言之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今永樂大典中尙存梗概然已殘闕不能成帙故不復真錄焉

【春秋左氏傳說二十卷】兩江總督採選本 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其生平研究左傳凡著三書一曰左傳類編一曰左傳博議一即是編其類編取左氏之文分別爲十九目久無傳本惟散見永樂大典中頗無可采博議則隨事立義以評其得失是編持論與博議略同而推闡更爲詳盡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於左氏一書多所發明而不爲文似一時講說門人所鈔錄者其說良是朱子語錄亦稱

其極爲詳博，然遺辭命意，頗傷於巧。考祖謙所作大事記，朱子亦謂有織巧處，而稱其指公孫宏張湯姦狡處，皆說得羞愧殺人云云。然則朱子所謂巧者，乃指其筆鋒穎利，凡所指摘，皆刻露不留餘地耳。非謂巧於馳辨，或至顛倒是非也。書錄解題載是書爲三十卷，此本僅二十卷，考明張萱內閣書目所載傳說四冊，外尚有續說四冊，知陳氏所謂三十卷者，實彙續說十卷計之。今續說別於永樂大典之中，真采成帙，以其體例自爲起訖，仍分著於錄云。

【春秋左氏傳續說十二卷】永樂大典本 宋呂祖謙撰。是編繼左氏傳說而作，以補所未及，故謂之續說。久無傳本，今見於永樂大典者，惟自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舊本闕佚，無足采錄。其餘則首尾完具，以傳文次第排比之，仍可成帙。其中如臾駢送狐射姑之帑，孟獻子愛公孫敖二子兩條，俱以博議所云爲非是，則是書當成於晚年矣。其體例主於隨文解義，故議論稍不如前說之闊大。然於傳文所載，闡發其蘊，竝抉摘其疵，如所謂左氏有三病，不明君臣大義一也，好以人事附會災祥二也，記管晏事則盡精神，說聖人事便無氣象三也，云云，雖亦沿宋儒好軋先儒之習，然實頗中其失。至於朝祭軍旅官制賦役諸大典，及晉楚興廢列國向背之事機，詮釋尤爲明暢。惟子服景伯系本桓公，而以爲出自襄公，稍爲譌舛耳。蓋祖謙邃於史事，知空談不可以說經，故研究傳文窮始末以核得失，而不倡廢傳之高論，視孫復諸人其學爲有據多矣。

【詳注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卷】浙江巡撫採選本 宋呂祖謙撰。相傳祖謙新娶於一月之內成是書，今考自序稱屏處東陽之武川，居半歲里中，稍稍披蓬藜從予遊，談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乃取左氏書

理亂得失之跡疏其說於下旬儲月積浸就篇帙又考祖謙年譜其初娶韓元吉女乃紹興二十七年在信州不在東陽後乾道三年五月持母喪居明招山學子有來講學者四年已成左氏博議五年二月除母服五月乃繼娶韓氏女弟則是書之成實在喪制之中安有新娶之事流俗所傳誤也書凡一百六十八篇通考載作二十卷與此本不同蓋此本每題之下附載左氏傳文中間徵引典故亦略爲注釋故析爲二十五卷其注不知何人作觀其標題版式蓋麻沙所刊考宋史藝文志有祖謙門人張成招標注左氏博議綱目一卷疑當時書肆以成招標注散入各篇也楊士奇稱別有一本十五卷題曰精選黃虞稷稱明正德中有二十卷刊本今皆未見坊間所鬻之本僅十二卷非惟篇目不完併字句亦多妄削世久不見全書此本有董其昌名字二印又有朱彝尊收藏印亦舊帙之可寶者矣

【春秋比爭二十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舊本題宋沈棐撰棐始末無可考惟是書前有陳亮序稱其字文伯湖州人嘗爲婺之校官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案湖有沈文伯名長卿號審齋居士爲常州倅忤秦檜貶化州不名棐也不知同父何以云然豈別有名棐而字文伯者乎然則非湖人也云云其說與亮迥異都穆聽雨紀談又據嘉定辛未廬陵譚月卿序以爲莆陽劉翹撰併稱月卿親見劉氏家本此本不載月卿序亦未審穆何所據疑以傳疑無從是正以陳亮去棐世近姑從所序仍著棐名其書前以諸國類次後以朝聘征伐會盟事蹟相近者各比例而爲之說持論頗爲平允本名春秋總論亮爲更此名元至正中嘗刊於金華其版久燬世罕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注曰已佚此本前有中興路儒學教授王顯仁序蓋猶從元刻傳錄者也

【春秋左傳要義三十卷】兩江總督採選本 宋魏了翁撰 亦所輯九經要義之一也。其書節錄注疏之文，每條之前各爲標題，而系以先後次第，與諸經要義體例竝同。考了翁序李明復春秋集義云：余嘗覽諸儒之傳，至本朝先正謂此爲經世之大法，傳心之要典。余懼益深，乃裒萃以附於經，尙慮觀書未廣，擇理未精，故未敢輕出李君乃先得我心，而爲是書云云。是了翁亦嘗真輯衆說以注春秋，其書未就，而其所取於注疏者，則尙見於是編。凡疏中日月名氏之曲說，煩重瑣屑者，多刊除不錄，而名物度數之間，則削繁舉要，本末燦然。蓋左氏之書，詳於典制，三代之文章禮樂，猶可以考見其大凡。其遠勝公穀，實在於此。了翁所輯，亦可謂得其要領矣。原本六十卷，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此本，僅存三十一卷。末有萬歷戊申中秋後三日龍池山樵彭年手跋一篇，稱當時鏤帙不全，後世無原本可傳。甘泉先生有此書三十一年，藏之懷古閣中，出以相示，因識數言於後，則亦難覲之本矣。然甘泉爲溝若水之號，若水登宏治乙丑進士，至萬歷戊申，凡一百四年，不應尙在。彭年與文徵明爲姻家，王世貞序其詩集，稱年死之後，家人鬻其遺棄，則萬歷末亦不復存。且九經要義皆刪節注疏，而跋稱其訂定精密，爲先儒所未論及，尤不相合。疑殘本偶存，好事者僞爲此跋，而未核其年月也。

【春秋分紀九十卷】兩淮馬脂家藏本 宋程公說撰。公說字伯剛，號克齋，丹棱人居於宣化。年二十五登第，官邛州教授。吳曦之亂，棄官攜所著春秋諸書匿安固山中修之，甫成而卒。年僅三十七。是書前有開禧乙丑自序，淳祐三年，其弟公許刊於宜春。凡年表九卷，世譜七卷，名譜二卷，書二十六卷，周天王事二卷，魯事六卷，大國世本二十六卷，次國二卷，小國七卷，附錄三卷。其年表則冠以周及列國，而后夫人。

以下與執事之卿皆各爲一篇其世譜則王族公族以及諸臣每國爲一篇魯則增以婦人名仲尼弟子而燕則有錄無書蓋原闕也名譜則凡名著於春秋者分五類列焉書則歷法天文五行疆理禮樂征伐職官七門其周魯及列國世本以及次國小國附錄則各以經傳所載分隸之條理分明敍述典贍所采諸儒之說與公說所附序論亦皆醇正誠讀春秋者之總匯也明以來其書罕傳故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顧棟高作春秋大事表體例多與公說相同棟高非剽竊著書之人知其亦未見也此本出自揚州馬曰璐家與通考所載卷數相合內宋諱猶皆闕筆蓋從宋刻影鈔者劉光祖作公說墓誌稱其所作尙有左氏始終三十六卷通例二十卷比事十卷蓋刻意於左氏之學者宋自孫復以後人人以臆見說春秋惡舊說之害已也則舉三傳義例而廢之又惡左氏所載證據分明不能縱橫顛倒惟所欲言也則併舉左傳事蹟而廢之譬諸治獄務燬案牘之文滅證佐之口則是非曲直乃可惟所斷而莫之爭也公說當異說並興之日獨能考核舊文使本末源流犁然具見以杜虛辨之口舌於春秋可謂有功矣

【春秋講義四卷】永樂大典本 宋戴溪撰溪有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已著錄開禧中溪爲資善堂說書累轉太子詹事時景獻太子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通鑑各爲說以進此卽其春秋說也書中如以齊襄迫紀侯去國爲託復難以欺諸侯以秦與楚滅庸爲由巴蜀通道以屢書公如晉至河乃復爲晉人啓季氏出君之漸以定公戊辰卽位爲季氏有不立定公之心皆具有理解而時當韓侂胄北伐敗衄和議再成故於內脩外攘交鄰經武之道尤惓惓焉至卒葬之類竝闕而不釋考宋代於喪服之制避忌頗深如何居居字語出檀弓禮部韻略卽不載其他可知溪之不釋此類蓋當時講幄之體也嘉定癸未五

月溪長子桷錢本金陵學舍沈光序之寶慶丙戌牛大年復刻於泰州其序稱是書期於啓沃君聽天下學士不可得而聞蓋非經生訓詁家言故流傳未廣陳氏書錄解題不著於錄殆以是歟宋史藝文志作四卷王瓊溫州志作三卷朱彝尊經義考注曰已佚今外間絕無傳本惟永樂大典所采尙散見各條經文之下今謹爲真輯校正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三月至三十一年永樂大典所闕則取黃震日鈔所引補之仍從宋史釐爲四卷而每卷又各分上下其所釋經文多從左氏故其間從公穀者並附案語於下方焉

【春秋集義五十卷綱領三卷】江蘇巡撫採送本 宋李明復撰明復亦名俞字伯勇始末無考據魏了翁序知爲合陽人嘉定中大學生爾是書首行題校正李上舍經進春秋集義次行又題後學巴川王夢應案朱彝尊經義考云宋藝文志載李明復春秋集義五十卷又載王夢應春秋集義五十卷嘗見宋季舊刻卽李氏原本而王氏刊行之非王氏別有集義也此本乃無錫郡儀焦綠草堂藏本核其題名與彝尊所見本相合知經義考所說有據而宋志誤分爲二也張萱內閣書目稱其采周程張三子或著書以明春秋或講他經以及春秋或其說有合於春秋者皆廣收之然所采如楊時謝湜胡安國朱子呂祖謙之說不一而足謝湜尤多萱蓋考之未審耳經義考載是書前有綱領二卷又有魏了翁序此本乃皆不載萱傳寫佚之然春王正月條下自注曰餘見綱領上中二卷則綱領當有三卷故有上中下之分經義考作二卷亦小誤矣今檢永樂大典明復所著綱領尙存謹錄而補之仍釐爲三卷以還其舊焉

【春秋集注十一卷綱領一卷】江西巡撫採送本 宋張洽撰洽字元德清江人嘉定中進士官至著作

佐郎端平元年朝廷知治家居著書宣命臨江軍守臣以禮延訪齋紙札牘寫以進書既上除治知寶章閣會治卒謚之曰文憲以其書付祕閣書首有治進書狀自言於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考覈研究取其足以發明聖人之意者附於每事之左名曰春秋集傳既又因此書之粗備復倣先師文公語孟之書會其精意論次其說以爲集注云云考朱子語錄深駁胡安國夏時冠周月之說治此書以春爲建子之月與左傳王周正月義合足破支離轡轍之陋車若水脚氣集乃深以治改從周正爲非門戶之見殊不足據至若水謂春秋一書質實判斷不得除非起孔子出來說當時之事與所以褒貶去取之意方得今作集注便是質實判斷此照語孟例不得語孟是說道理春秋是紀事且首先數句便難明惠公仲子不知惠公之仲子耶或惠公同仲子耶尹氏卒一邊道是婦人一邊道是天子之世卿諸儒譏世卿之說自是明訓恐是舉燭尙明之論理雖是而事則非也云云其論亦頗中治之病要其合者不可廢也明洪武中以此書與胡安國傳同立學官迨永樂間胡廣等剽襲汪克寬纂疏爲大全其說專主胡傳科場用爲程式治書遂廢不行今此書遺本僅傳而所謂集傳則佚之久矣

【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三卷】浙江范懸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李琪撰 琪字開伯吳郡人官國子司業其書成於嘉定辛未以諸國爲綱而以春秋所載事蹟類編爲目前有序後有論斷第一卷爲王朝及霸國霸國之中黜秦穆楚莊而存宋襄又於晉文以下列自襄至定十君而特附以魯二卷爲周同姓之國而特附以三恪三卷皆周異姓之國而列秦楚吳越於諸小國後所論多有爲而發如譏晉文借秦抗楚晉悼結吳困楚則爲徽宗之通金滅遼而言譏紀侯隣於讎敵而不能自強則爲高宗之和議而言其意

猶存乎鑒戒。至於稱魯已滅之後。至秦漢猶爲禮義之國。則自解南渡之弱。霸國之中。退楚莊秦穆。而進宋襄。則自解北轍之恥。置秦楚吳越於諸小國後。則又隱示抑金尊宋之意。蓋借春秋以寓時事。略與胡安國傳同。而安國猶堅主復讐之義。琪則徒飾以空言矣。流傳已久。姑錄以備一家。且以見南宋積削之後。士大夫猶依經託傳。務持浮議。以自文。國勢日頽。其來漸矣。存之亦足示炯戒也。

【春秋通說十三卷】兩江總督採蓮本 宋黃仲炎撰。仲炎字若晦。永嘉人。其進是書。表稱肆舉業而罔功。李鳴復奏舉狀稱科舉之外。窮經篤古。蓋老而不第之士也。書成於紹定三年。其奏進則在端平三年。自序謂春秋爲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所書之法爲教。所書之事爲戒。自三傳以褒貶立意。專門師授。仍陋襲譏。由漢以後。類例益岐。大義隱矣。故其大旨謂直書事蹟。義理自明。於古來經師相傳。王不稱天。桓不稱王之類。一切闢之。案朱子語錄云。聖人據實而書。是非得失。有言外之意。必於一字一辭間。求褒貶所在。竊未然。仲炎表中所云。酌朱熹之論者。蓋本於是。何夢申作呂大圭春秋或問序。謂傳春秋者。幾百家。大抵以褒貶賞罰爲主。惟或問本朱子。而盡斥之。不知仲炎已先發之矣。中如於南季來聘。據三傳載記。謂天子無聘諸侯之禮。周禮時聘之說。不足信。於滕薛來朝。謂諸侯無私相朝之禮。三傳俱謬。則過於疑古。以盟首止爲王。世子立黨制父。則過於深文。以子同生爲傳語。誤入經文。以葬蔡桓侯爲公字之譏。以同圍齊爲圍字重寫之訛。疑及正經。亦未免臆爲推測。然如謂季友爲巨姦。竊交宮闈。則成風私事。傳有明文。辭嚴義正。足以爲千古之大防矣。其論胡安國之書曰。孔子雖因顏淵之間。有取於夏時。不應修春秋而遽有所改定也。胡安國氏謂春秋以夏正冠月。而朱熹氏非之。當矣。孔子之於春秋。

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強而存天子，疾大夫之偏而存諸侯，憤吳楚之橫而尊中國，此皆臣子所得爲者。若夫更革當代之王制，竊用天子之賞罰，決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秋，方將以律當時之僭，其可自爲僭哉？其立義明白正大，深得聖人之意，蓋迥非安國所及也。

【春秋說三十卷】永樂大典本 宋洪咨夔撰。咨夔字舜俞，於潛人，歷官端明殿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有咨夔自序，稱自考功罷歸，杜門深省，作春秋說。案本傳稱理宗初，咨夔爲考功員外郎，以忤史彌遠，又言李全必爲國患，爲李知孝梁成大所劾，鑄秩家居者七年。是書蓋是時所作也。又本傳第稱咨夔所著，有兩漢詔令，墮鈔春秋說等書，而皆不載其卷數。朱熹尊經義考引吳任臣之言云：止三卷而永樂大典載吳潛所作咨夔行狀，則謂春秋說實三十卷。今考是書篇帙繁重，斷非三卷所能盡。潛與咨夔同官相契，當親見其手定之本，任臣所言蓋後來傳聞之誤耳。其書議論明鬯，而考據事勢，推勘情僞，尤多前人所未發。如以書公子友如陳，爲著季氏專魯之始，以晉侯執曹伯負芻而不爲曹立君，正爲異日歸之之地，以書大蒐昌間爲季氏示威於衆，以魯國人皆得筆削微意，惟謂慶父出奔爲季友故縱，謂劄子單子以王猛入王城爲不知有君，頗爲紕繆。然棄短取長，其卓然可傳者，不能沒也。今兩漢詔令等書久已散佚，此書亦無傳本。惟永樂大典尙多載其文，謹貞輯編次，釐正譌舛，仍分爲三十卷，以還舊觀。至春秋經文三傳各有異同，今咨夔原本經文已不可見，就其所說推之，知其大概多從左氏，而間亦參取於公穀。今竝加案語附識其下。又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永樂大典原本已佚，而他家經解又絕無徵引，無從葺補，今亦姑闕之焉。

【春秋經筌十六卷】湖北巡撫採進本 宋趙鵬飛撰。鵬飛字企明，號木訥，綿州人。其意以說經者拘泥三傳，各護師說，多失聖人本旨，故爲此書。主於據經解經。其自序曰：學者當以無傳明春秋，不可以有傳求春秋。無傳以前，其旨安在？當默與心會矣。又曰：三傳固不足據，然公吾心而評之，亦有時得聖意者。夫三傳去古未遠，學有所受，其間經師衍說，漸失本意者，固亦有之。然必一舉而刊除，則春秋所書之人，無以核其事，所書之事，無以核其人。卽以開卷一兩事論之。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卽位，其失在夫婦嫡庶之間，苟無傳文，雖有窮理格物之儒，殫畢生之力，據經文而沈思之，不能知聲子仲子事也。鄭伯克段於鄢，不言段爲何人，其失在母子兄弟之際，苟無傳文，雖有窮理格物之儒，殫畢生之力，據經文而沈思之，亦不能知爲武姜子莊公弟也。然則舍傳言經，談何容易？唉！助趙匡攻暇，三傳已開異說之萌，至孫復而全棄舊文，遂貽春秋家無窮之弊。蔡條鐵圍山叢談載鹿谿生黃沈之說曰：今時爲春秋者，不探聖人之志，逐傳則論魯三桓鄭七穆，窮經則會計書甲子者若干，書侵書伐凡幾云云。沈從學於陳瓘黃庭堅，其授受尙有淵源，而持論業已如此，蓋皆沿復之說也。鵬飛此書，亦復之流派，其最陋者，至謂經書成風，不知爲莊公之妾，僖公之妾，付之闕疑，張尚璣三傳折諸，譏其臆解談經，不知左氏有成風事，季友而屬僖公之事，不值一噱，頗爲切中其病。然復好持苛論，鵬飛則頗欲原情，其平允之處，亦不可廢。寸有所長，存備一說可矣。

【春秋或問二十卷附春秋五論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呂大圭撰。大圭字圭叔，號樸卿，南安人。淳祐七年進士，官至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國子樞修，實錄檢討官。崇政殿說書，出知興化軍，嘗

羊於何休解詁斥之尤力考三傳之中事蹟莫備於左氏義理莫精於穀梁惟公羊雜出衆師時多偏駁何休解詁牽合讖緯穿鑿尤多大圭所論於三家得失實屬不諳視諸家之乘傳談經固迥然有別所著五論一曰論夫子作春秋二曰辨日月褒貶之例三曰特筆四曰論三傳所長所短五曰世變程端學嘗稱五論明白正大而所引春秋事時與經意不合今考或問之中與經意亦頗有出入大概長於持論而短於考實然大圭後於德祐初由興化遷知漳州未行而元兵至沿海都制置蒲壽庚舉城降大圭抗節遇害其立身本末皎然千古可謂深知春秋之義其書所謂明分義正名實著幾微爲聖人之特筆者侃侃推論大義凜然足以維綱常而衛名教又不能以章句之學錙銖繩之矣

【春秋詳說三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家鉉翁撰 鉉翁號則堂以蔭補官後賜進士出身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末有龍璫跋曰至元丙子宋亡以則堂先生歸置諸瀛州者十年成此書自瀛寄宣託於其友潘公從大藏之今考宋史本傳稱鉉翁在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河間卽瀛州也又鉉翁則堂集中有爲其弟所作志堂說稱余自燕以來瀛卒春秋舊業成集傳三十卷篇末題甲申正望甲申爲至元二十一年上距宋亡凡十年與璫跋十年之說合下距元貞元年賜號放歸復十年與璫跋成書於瀛之說亦合惟鉉翁自稱集傳而此曰詳說或後又改名歟其說以春秋主乎垂法不主乎記事其或詳或略或書或不書大率皆抑揚予奪之所繫要當探得聖人心法所寓然後參稽衆說而求其是故其論平正通達非孫復胡安國諸人務爲刻酷者所能及其在河間作假館詩云平生

著書苦不多可傳者見之春秋與周易蓋亦確然自信者今惟此書存其周易則不可考矣。

【讀春秋編十二卷】內府藏本 宋陳深撰深字子微平江人嘗題所居曰清全齋因以爲號朱彝尊經義考引盧熊蘇州志稱深生於宋宋亡篤志古學閉門著書天歷間奎章閣臣以能書薦潛匿不出考鄭元祐僑吳集有深次子植墓誌據其所稱植以至正二十二年卒年七十則植生於至元三十年癸巳又自稱長於植一年少於深三十餘年則深之生當在開慶景定間宋亡之時僅及弱冠故至天歷間尙存也所著有讀易編讀詩編今竝未見惟此書僅存其說大抵以胡氏爲宗而兼采左氏蓋左氏身爲魯史言必有據非公羊穀梁傳聞疑似者比自宋人喜以空言說春秋遂併其事實而疑之幾於束諸高閣深所推闡雖別無新異之見而獨能考據事實不爲虛僞恃氣廢傳求經之高論可謂篤實君子未可以平近忽之矣

卷二十八

經部二十八

春秋類三

【春秋提綱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鐵山先生陳則通撰不著爵里亦不著時代其始末未詳朱彝尊經義考列之劉莊孫後王申子前然則元人也是書綜論春秋大旨分門凡四曰征伐曰朝聘曰盟會曰難例每門中又區分其事以類相從題之曰例然大抵參校其事之始終而考究其成敗得失之

由是名曰例，實非如他家之說春秋以書法爲例者，故其言間肆縱橫，純爲史論之體，蓋說經家之別成一格者也。其雜例門中論春秋爲用夏正，猶堅守胡安國之說。然安國解文公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解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全襲董仲舒劉向之義，則通災異例中獨深排漢儒事應之謬，則所見固勝於安國矣。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十二卷】內府藏本 元俞臯撰。臯字心遠，新安人。初其鄉人趙良鈞宋末進士及第，授修職郎、廣德軍教授。宋亡不仕，以春秋教授鄉里。臯從良鈞受學，因以所傳著是書。經文之下備列三傳，其胡安國傳亦與同列。吳澄序謂兼列胡氏以從時尚，而四傳之名亦權與於澄序中。胡傳曰：尊此其漸也。然臯雖以四傳並列，而於胡傳之過偏過激者，實多所匡正。澄序所謂玩經下之釋，則四傳之是，非不待辯而自明。可謂專門而通者，固亦持平之論矣。觀臯自序稱所定十六例，悉以程子傳爲宗，又引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時宜，於義不同而辭同事同而辭不同者，反復申明，不可例拘之意。又稱學者宜熟玩程傳，均無一字及安國，蓋其師之學本出於程子，特以程傳未有成書，而胡傳方爲當代所傳習，故取與三傳竝論之，統核全書，其大旨可以概見。固未嘗如明代諸人竟尊胡傳爲經也。

【春秋纂言十二卷總例一卷】兩淮鹽政採選本 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是書采摭諸家傳注，而間以己意論斷之，首爲總例，凡分七綱八十一目。其天道人紀二例，澄所創作。餘吉凶軍賓嘉五例，則與宋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互相出入，似乎蹈襲。然澄非蹈襲人書者，蓋澄之學派兼出於金谿新安之間，而大亨之學派則出於蘇氏。澄殆以門戶不同，未觀其書，故與之闇合而不知也。然其縷析條分，則較

大亨爲密矣。至於經文行款多所割裂而經之闕文亦皆補以方空於體例殊爲未協則澄於諸經率皆有所點竄不獨春秋爲然讀是書者取其長而置其所短可也明嘉靖中嘉興府知府蔣若愚嘗爲鋟木湛若水序之歲久散佚世罕傳本王士禎居易錄自云未見其書又云朱檢討曾見之吳郡陸醫其清家是朱彝尊經義考之注存亦僅一觀此本爲兩淮所採進殆卽傳寫陸氏本歟久微而著固亦可寶之笈矣

【春秋諸國統紀一卷目錄一卷】浙江吳玉卿家藏本 元齊履謙撰履謙字伯恒大名人官至太史院使事蹟具元史本傳此書乃其延祐丁巳爲國子司業時所作前有自序謂今之春秋蓋聖人合二十國史記爲之自三傳專言褒貶於諸國分合與春秋所以爲春秋概未之及故敍類此書以備諸家之闕凡二十有二篇首魯次周次宋次齊次晉次衛次蔡次陳次鄭次曹次秦次薛次杞次滕次莒次邾次許次宿次楚次吳自內魯尊周外各以五等之爵爲次其入春秋後降爵者則隨所降之爵列之而楚吳以僭王殿焉目錄謂此皆國史具在聖人據以作春秋者又以諸小國諸亡國釐爲二篇附錄於末目錄謂此無國史因二十國事所及而載者皆先於各國下列敍大勢與其排比之意題曰某國春秋統紀蓋據墨子有百國春秋徐彥公羊疏有孔子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之文故不主因魯史從赴告之義也案春秋如不據魯史不應以十二公紀年如不從赴告不應僖公以後晉事最詳僖公以前晉乃不載一事此蓋掇拾雜說不考正經且魯史不紀周年内魯可也屢譖分國編次而魯第一周第二不曰王人雖微加於諸侯之上乎況天王也至於隱公八年葬蔡宣公宣公十七年葬蔡文公並經有明文履謙漏此二

條乃於桓公十七年葬蔡桓侯。謂諸國皆僭稱公。惟蔡仍舊章。反引左傳爲證。殊爲疎舛。又經書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其事更無疑義。穀梁傳疑故志之。之說已爲不核。事實屢譖。乃竟以莊公爲齊侯之子。尤爲乖謬。以其排比經文。頗易尋覓。所論亦時有可采。故錄存之。吳澄序稱其樓數旁通。務合書法。間或求之太過。要之不苟爲言。蓋瑕瑜不掩。澄已有微辭矣。

【春秋本義二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元程端學撰。端學字時叔。號積齋。慶元人。至治元年舉進士第。二官國子助教。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事蹟附載元史。儒學傳韓性傳中。是書乃其在國學時所作。所采自三傳而下。凡一百七十六家。卷首具列其目。寧波府志及千頃堂書目均稱所探一百三十家。未喻其故也。首爲通論一篇。問答一篇。綱領一篇。其下依經附說。類次羣言。間亦繙以案語。左傳事蹟即參錯於衆說之中。體例頗爲糅雜。其大旨仍主常事。不書有貶無褒之義。故所徵引。大抵孫復以後之說。往往繚繞支離。橫加推衍。事事求其所以貶。如經書紀履綸來逆女伯姬歸于紀。此自直書其事。舊無褒貶。端學必謂履綸非命卿。紀不當使來迎。魯亦不當聽其迎。夫履綸爲命卿。固無明文。其非命卿。又有何據乎。紀叔姬之歸鄭。舊皆美其不以盛衰易志。歸於夫族。端學必以爲當歸魯而不當歸鄭。斯已刻矣。乃復誣以失節於紀季。此又何所據乎。至於宋儒之駁左傳。不過摘其與經相戾。如經曰楚子麇卒。而傳曰遇弑之類耳。端學乃事事皆云未知信否。則天下無可據之古書矣。以其尙頗能糾正胡傳。又所探一百七十六家。其書佚者十之九。此書猶略見其梗概。姑錄之以備參考焉。

【春秋或問十卷】浙江布慤桂家天一閣藏本。元程端學撰。端學旣輯春秋本義。復歷舉諸說得失。以

明去取之意，因成此書。蓋與本義相輔而行者也。其中最紕繆者，莫過於堅執周用夏正一條，反覆引譬，至於一萬餘言，無一不郢書燕說。甚至於隱公元年不書卽位，亦謂卽位當在前年十一月，故正月不書。以爲改正不改月之證。其陋殆不足與辨。然其他論說，乃轉勝所作之本義。蓋本義由誤，從孫復之說，根柢先乖，故每事必穿鑿其文，務求聖人所以貶，卽本條無可譏彈，亦必旁引一事，或旁引一人，以當其罪。遂至於支離轢轔，多與經義相違。此書則歷舉諸家，各加抨擊，雖過疑三傳，未免乖方。至於宋代諸儒，一切深刻瑣碎之談，附會牽合之論，轉能一舉而摧陷之。然則本義之失，失於芟除糾結之後，又自生糾結耳。若此書所辨訂，則未嘗盡不中理也。乘短取長，固亦未可竟廢焉。

【春秋三傳辨疑二十卷】水樂大典本 元程端學撰。是書以攻駁三傳爲主。凡端學以爲可疑者，皆摘錄經文傳文，而疏辨於下。大抵先存一必欲廢傳之心，而百計以求其瑕穎，求之不得，則以不可信一語概之。蓋不信三傳之說，狃於啖助趙匡案韓愈贈盧仝詩有春秋三傳東高闌獨抱遺經究終始之句，全與啖趙同時，蓋亦宗二家之說者。以所作春秋辨徵已佚，故今據現存之書，惟稱啖趙。其後析爲三派，孫復尊王發微以下，棄傳而不取傳者也。劉敞春秋權衡以下，駁三傳之義例者也。葉夢得春秋識以下，駁三傳之典故者也。至於端學，乃兼三派而用之，且併以左傳爲僞，撰變本加厲，罔顧其安。至是而橫流極矣。平心而論，左氏身爲國史，記錄最真。公羊穀梁去聖人未遠，見聞較近，必斥其一無可信，世寧復有可信之書，此眞妄構虛辭，深誣先哲。至於褒貶之義例，則左氏所見原疎，公穀兩家書由口授，經師附益，不免私增減，不及後來之精密。端學此書，於研求書法，糾正是非，亦千慮不無一得。固未可惡其剛愎，遂概

屏其說也。通志堂經解所刊有本義，有或問而不及此書。據納喇性德之序，蓋以殘闕而置之。此本爲新江吳玉墀家所藏。第一卷蟲蝕最甚，有每行惟存數字者。然第二卷以下則尙皆完整。今以永樂大典所載校補其文，遂復爲全帙。吳本於左氏所載諸軼事，每條之下俱注非本義不錄字，疑爲端學定棄之時，加以簽題，俾從刪削，而繕寫者仍誤存之也。以原本如是，今亦姑仍其舊焉。

【春秋讖義九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元王元杰撰。元杰字子英，吳江人。至正間領鄉薦，以兵興不仕。教授鄉里以終。昔程子作春秋傳未成，朱子之論春秋亦無專書。元杰乃輯其緒言，分綴經文之下，復刪掇胡安國傳以盡其意。安國之書在朱子前，而其說皆列朱子後，欲別所尊，故不以時代拘也。其間如隱公四年州吁條下，備錄朱子那風擊鼓篇傳於春秋書法無關，亦以意所推崇，一字不欲芟削耳。三家之末，元杰以己意推闡，別標曰讖。如桓公四年紀侯大去條下，程子以大爲紀侯之名，意主責紀不責齊。元杰之讖，則委曲恕紀，不從程子之說。而全書之內，於朱子無一異辭，其宗旨概可見矣。恭讀御題詩註，以程朱之重儻目之，允足破鄉曲豎儒守一先生之錮見。又其書襲葉夢得之謬，以讖爲名，亦經御題嚴關，尤足以戒刻深鑄鍊，以法家說春秋者。以其謹守舊文，尙差勝無師瞽說，故仍錄存之。而敬述聖訓，明正其失，如右。原書十二卷，久無刊本。今諸家所藏，皆佚脫。其後三卷，無從校補，亦姑仍之焉。

【春秋諸傳會通二十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元李廉撰。廉字行簡，廬陵人。明楊士奇東里集云：廉於至正壬午，以春秋舉於鄉，擢陳祖仁榜進士。官至信豐令，遇寇亂，守節死。時南北道梗，未及旌表。明初修元史時，故交無在當路者，有司又不知採錄以聞，故史竟遺之。則廉實忠義之士，非以空言說。

經者矣。此書以諸家之說，薈萃成編。自序謂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傳，經之始也。次三傳注專門也。次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貴乎斷也。陳張竝列擇其長也。又備采諸儒成說及他傳記略加疏剔於異同是非始末之際。每究心焉。然是編雖以胡氏爲主。而取正殊多。又參考諸家。竝能掇其長義。一事之疑。一辭之異。皆貫串全經。以折衷之。如謂仲子非嫡。隱公不得謂之攝。齊桓之霸。基於僖襄。三桓之盛。兆於魯僖。不書吳敗越夫椒。責其不能復讎。書葬昭公罪。魯不以季氏爲逆。書葬劉文公罪。畿內諸侯之僭。書築蛇淵。圈責定公受女樂而荒持論俱明白。正大總論百餘條。權衡事理尤得比事屬辭之旨。故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多採錄焉。廉自序題至正九年己丑。又稱讀經三十年。竊第南歸。叨錄劇司乃成是書。考元史陳祖仁榜在順帝至正二年。蓋廉於鄉舉之歲。卽登進士第。而通籍頗晚。閉戶著書。故得潛心古義。不同於科舉之學也。

【春秋經傳闕疑四十五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元鄭玉撰。玉事蹟詳元史忠義傳。其體例以經爲綱。以傳爲目。叙事則專主左氏。而附以公穀。立論則先以公穀。而參以歷代諸儒之說。經有殘闕。則考諸傳。以補其遺。傳有舛誤。則稽於經。以證其謬。大抵平心靜氣。得聖人之意者爲多。所著師山集中。有屬王季溫刊春秋闕疑。書至被執就死之時。惟惓惓以此書爲念。蓋其平生精力所注也。其序謂常事則直書。而義自見。大事須變文。而義始明。蓋春秋有魯史之舊文。有聖人之特筆。不可字求其義。如酷吏之刑書。亦不可謂全無其義。如史官之實錄。又曰聖人之經解。簡義奧固。非淺見臆說所能窺測。所以歲月既久。殘闕滋多。又豈懸空想像。所能補綴。與其通所不可通。以取識於當世。孰若闕其所當闕。以俟知於後人。其

論皆洞達光明深得解經之要故開卷周正夏正一事雖其理易明而意有所疑即闕而不講慎之至也昔程端學作春秋本義等三書至正中官爲刊行而日久論定人終重玉此書豈非以玉之著書主於明經以立教端學之著書主於詆傳以邀名用心之公私迥不同哉玉字子美歙縣人元末除翰林待制以疾辭明兵入徽州守將迫之降玉不屈死與宋呂大圭及同時李廉均可謂能明大義不愧於治春秋矣明郎瑛七修類稿乃謂玉既不受元爵自當仕明謂之當生而不生其說殊謬伯夷叔齊豈嘗受殷爵哉瑛所云云所謂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也

【春秋集傳十五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趙訪撰 訪有周易文證已著錄是書有訪自序及其門人倪尚誼後序尚誼稱是書初稿始於至正戊子一再刪削迄丁酉成編既而復著屬辭義精例密乃知集傳初稿更須討論而序文中所列史法經義猶有未至歲在戊寅重著是傳草創至昭公二十八年乃疾疚難厄開筆未續至洪武己酉遂卒自昭公二十八年以下尚誼據屬辭義例續之序中所謂策書之例十有五筆削之義八者亦尚誼更定而原本有譌誤疎遺者咸補正焉則此書實成於尚誼之手然義例一本於訪猶訪書也訪自序曰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辭說經者皆不攻而自破可謂得說經之要領矣

【春秋師說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趙訪撰 訪當師九江黃澤其初一再登門得六經疑義十餘條以歸已復往留二載得口授六十四卦大義與學春秋之要故題曰師說明不忘所自也訪作左傳補注序曰黃先生論春秋學以左丘明杜元凱爲主又作澤行狀述澤之言曰說春秋須先識聖人之氣象則

一切刻削煩碎之說自然退聽又稱嘗考古今禮俗之不同爲文十餘通以見虛辭說經之無益蓋其學有原本而其論則持以和平多深得聖人之旨訪本其意類爲十一篇其門人金居敬又集澤思古十吟與吳徵二序及行狀附錄於後行狀載澤說春秋之書有元年春王正月辨筆削本旨諸侯取女立子通考魯隱不書卽位義殷周諸侯禱祿祿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作丘甲辨春秋指要蓋卽所謂爲文十餘通者朱彝尊經義考又載有三傳義例考今皆不傳惟賴訪此書尚可識黃氏之宗旨是亦讀孫覺之書得見胡瑗之義者矣

【春秋屬辭十五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趙訪撰訪於春秋用力至深至正丁酉既定集傳初稿又因禮記經解之語悟春秋之義在於比事屬辭因復推筆削之旨定著此書其爲例凡八一曰存策書之大體二曰假筆削以行權三曰變文以示義四曰辨名實之際五曰謹内外之辨六曰特筆以正名七曰因日月以明類八曰辭從主人其說以杜預釋例陳傅良後傳爲本而亦多所補正訪東山集有與朱楓林書曰謂春秋隨事筆削決無凡例前輩言此亦多至丹陽洪氏之說出則此段公案不容再舉矣其言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歷家卽周天之數以爲度此論甚當至黃先生則謂魯史有例聖經無例非無例也以義爲例隱而不彰則又精矣今訪所纂述却是比事屬辭法其間異同詳略觸事貫通自成義例與先儒所纂所釋者殊不同然後知以例說經固不足以知聖人爲一切之說以自欺而漫無統紀者亦不足以言春秋也是故但以屬辭名書又有與趙伯友書曰承筆削行狀作黃先生傳特奉納師說一部屬辭一部尊兄旣熟行狀又觀師說則於六經復古之學艱苦之由已得大概

然後細看屬辭一過，乃知區區抱此二十餘年，非不得已。強自附於傳注家，以徵名當世之謂也。其書參互錯綜，若未易觀。然其入處，祇是屬辭比事法，無一義出於杜撰云云。其論義例頗確，其自命亦甚高。今觀其書，刪除繁瑣，區以八門，較諸家爲有緒。而目多者失之糾紛，目少者失之強配。其病亦略相等。至日月一例，不出公穀之窠臼，尤嫌繖繞。故仍爲卓爾康所譏。語見爾康春秋辨義。蓋言之易而爲之難也。顧其書流通貫穿，據傳求經，多由考證得之，終不似他家之臆說。故附會穿鑿，雖不能盡免，而宏綱大旨，則可取者爲多。前有宋濂序，所論春秋五變，均切中枵腹游談之病。今併錄之，俾憑臆說經者，知情狀不可掩焉。

【春秋左氏傳補注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元趙訪撰。訪尊黃澤之說。春秋以左氏傳爲主。注則宗杜預。左有所不及者，以公羊穀梁二傳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陳傳良左傳章旨通之。是書即采傳良之說，以補左傳集解所未及。其大旨爲杜偏於左，傳良偏於穀梁。若用陳之長，以補杜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傳之非，則兩者兼得。筆削義例，觸類貫通。傳注得失，辨釋悉當。不獨有補於杜解，爲功於左傳，卽聖人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見。蓋亦春秋家持平之論也。至杜預釋例，自孔穎達散入疏文，久無單行之本。永樂大典所採錄，得見者亦稀。陳傳良之章旨，世尤罕睹。訪所采錄，略存梗概，是固考古者所亟取矣。

【春秋金鏡匙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元趙訪撰。其書撮舉聖人之特筆，與春秋之大例，以事之相類者，互相推勘，考究其異同，而申明其正變。蓋合比事屬辭而一之，大旨以春秋之初主於抑諸侯。春秋之末主於抑大夫。中間齊晉主盟，則視其尊王與否而進退之。其中如謂聖人貶杞之爵，降侯爲子，與毛伯

鶴命稱天王稱錫爲以君與臣之詞召伯賜命稱天子稱賜爲彼此相與之詞雖尙沿舊說之陋而發揮書法條理秩然程子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亦庶幾近之矣考宋沈欒嘗有春秋比事一書與此書大旨相近疑訪未見其本故有此作然二書體例各殊沈詳而盡趙簡而明固不妨於並行也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三十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元汪克寬撰克寬有禮經補逸已著錄是書前有克寬自序稱詳註諸國紀年證號可究事實之悉備列經文同異可求聖筆之真益以諸家之說而裨胡氏之闕疑附以辨疑權衡而知三傳之得失然其大旨終以胡傳爲宗考元史選舉志延祐二年定經義經疑取士條格春秋用三傳及胡安國傳虞集序中亦及其事蓋兼爲科舉而設吳澄序俞臯春秋釋義所謂以胡傳從時尚者也陳霆南山墨談譏其以魯之郊祀爲夏正復以魯之烝嘗爲周正是亦遷就胡傳不免騎牆之一證然能於胡傳之說一一考其援引所自出如注有疏於一家之學亦可云詳盡矣明永樂中胡廣等修春秋大全其凡例云紀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會通經文以胡氏爲據例依林氏其實乃全勦克寬此書原本具在可以一一互勘也

【春王正月考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張以寧撰以寧字志道古田人元泰定丁卯進士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入明仍故官洪武二年奉使冊封安南王還卒於道事蹟具明史文苑傳史稱以寧以春秋致高第故所學尤專春秋多所自得撰胡傳辨疑最辨博惟春王正月考未就寓安南踰半歲始卒業今胡傳辨疑已佚惟此書存考三正疊更時月竝改經書正月繫之於王則爲周正不待辨正月正歲二名載於周禮兩正竝用皆王制也左氏發傳特曰王周正月則正月建子亦無疑自漢以來亦無異議至唐劉

知幾史通始以春秋爲夏正世無信其說者自程子泥於行夏之時一言盛名之下羽翼者矣苟安國遂實以夏時冠周月之說程端學作春秋或問遂堅持門戶以梅清爲書爲據而支離蔓引以證之愈辨而愈滋顛倒夫左氏失之謬其間偶爾失真或亦間有至於本朝正朔則婦孺皆知之不應左氏誤記卽如程子之說以左氏爲秦人亦不應距周末僅數十年卽不知前代正朔也異說紛紛殆不可解以寧獨徵引五經參以史漢著爲一書決數百載之疑案可謂卓識至於當時帝王之後許用先代正朔故宋用商正見於長葛之傳諸侯之國亦或用夏正故傳載晉事與經皆有兩月之差古書所記時有參互後儒執爲論端者蓋由於此以寧尙未及抉其本原又伊訓秦誓諸篇皆出古文本不足據以寧尙未及明其僞託而周禮正歲正月之兼用僅載鄭注數語亦未分析暢言之以祛疑似於辨證尙爲未密然大綱旣得則細目之少疎亦不足以病矣

【春秋鉤元四卷】断江吳玉輝家藏本 明石光霽撰光霽字仲濂泰州人張以寧之弟子也洪武十三年以薦爲國子監學正擢春秋博士明史文苑傳附載張以寧傳中史稱元故官來京者危素及以寧名尤重素長於史以寧長於經素宋元史豪俱失傳而以寧春秋學遂行門人石光霽作春秋鉤元云云則此書猶以寧之傳也大旨本張大亨吳澄之意以春秋書法分屬五禮凡失禮者則書之以示褒貶因考周禮經注詳錄吉凶軍賓嘉五禮條目其有五禮不能盡括者如年月日時名稱爵號之類則別爲雜書法以冠於首每條書法之下採集諸傳之詞以切要者爲綱發揮其義者爲目大概以左傳公穀胡氏張氏爲主義有未備者亦間採啖趙諸儒之說而總以己意折衷之其所稱張氏卽以寧也以寧長於春秋

著有春秋胡傳辨疑及春王正月考。今辨疑已佚，賴光霽能傳其說。是編所引以寧之言爲最多，尚可見其梗概。前有序文一篇，無撰人名氏。言嘆趙之纂例詳於經而略於傳，纂疏會通之書備於傳而略於經，茲能損益其所未備。其稱許頗當。朱彝尊經義考作四卷，此本不分卷數。疑傳寫者所合併。今從彝尊之說，仍析爲四卷著錄焉。

【春秋大全七十卷】內府藏本 明永樂中胡廣等奉敕撰。考宋胡安國春秋傳，高宗時雖經奏進，而當時命題取士實惟用三傳禮部韻略之後，所附條例可考也。元史選舉志載延祐科舉新制，始以春秋用胡安國傳定爲功令。汪克寬作春秋纂疏，一以安國爲主，蓋遵當代之法耳。廣等之作是編，即因克寬之書，稍爲點竄。朱彝尊經義考引吳任臣之言曰：永樂中敕修春秋大全，纂修官四十二人，其發凡云：紀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會通，經文以胡氏爲據，例依林氏。實則全襲纂疏成書，雖奉敕纂修，實未纂修也。朝廷可罔月給可糜，賜予可邀，天下後世詎可欺乎？云云。於廣等之敗闕，可爲發其覆矣。其書所採諸說，惟憑胡氏定去取，而不復考論是非，有明二百餘年，雖以經文命題，實以傳文立義。至於元代合題之制，尙考經文之異同，明代則割傳中一字一句，牽連比附，亦謂之合題。使春秋大義日就棟蕪，皆廣等導其波也。迨我聖祖仁皇帝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於胡傳，鉛刻不情，迂闊鮮當之論，始一一駁正。頒布學宮，我皇上又刊除場屋合題之例，以杜穿鑿筆削微旨，乃灼然復著於天下。廣等舊本原可覆瓿置之，然一朝取士之制既不可不存以備考，且必睹荒途之蒙翳，而後見芟蕪除穢之功，必經歧徑之迷惑，而後知置郵樹表之力，存此一編，俾學者互相參證，益以見前代學術之陋，而聖朝經訓之明也。

春秋經傳辨疑一卷內府藏本 明董品撰 品字廷式 號懷齋蘭溪人 宏治丙辰進士 朱彝尊經義考稱其官至兵部員外郎 朱國楨湧幢小品則稱其登第後爲兵部主事僅兩考引年致仕家居十九年以讀書喪明而卒 其學問行誼不後於章懋而以有傳有不傳爲惜 所述本末甚詳 知經義考以傳聞誤也 是書前有自序題成化戊戌冬十一月末又有宏治壬戌二月跋云是歲品以儒學生教授於陸生震汝亨之家成此一帙 距今二十五年云云 考國楨所紀品以成化丙午始舉於鄉是書之成在前八年故自稱曰儒學生其登第在宏治丙辰下距壬戌七年正僅滿兩考之歲蓋序作於未第時跋作於致仕後也 春秋三傳左氏采諸國史公穀授自經師草野之傳聞自不及簡策之紀載其義易明是編論左氏所載事蹟凡九十三條於三傳異同者大抵多主左氏而駁公穀蓋由於此然於宋師圍曹則疑左氏所載不甚明瞭於華元出奔晉一條亦有疑於左氏則亦非堅持門戶偏黨一家者也 刻本久佚故朱彝尊經義考注云未見此蓋傳鈔舊本幸未佚亡者固宜亟錄而存之矣

【春秋正傳二十七卷】禮部尚書曹秀先家藏本 明湛若水撰 若水有二禮經傳測已著錄此書大旨以春秋本魯史之文不可強立義例以臆說汨之惟當考之於事求之於心事得而後聖人之心春秋之義皆可得因取諸家之說釐正之其曰正傳者謂正諸傳之謬也其體例先引三傳次列諸儒之言而以己意爲之折衷頗與劉敞權衡相近中間如論隱公不書卽位則謂以不報故不書乃史之文非夫子之所削論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則謂若以稱爵稱人有褒貶則人衛可矣人蔡何爲其不人宋又何爲決非聖人之義其論衛人立晉則謂衛人者他國稱之之詞諸說皆不足泥其論滕侯卒則謂諸侯宜薨

而書卒或葬或不葬皆魯史之舊聖人無所加損論宋公衛侯遇于垂則謂史因報而書之聖人因史而存之前後議論率本此意春秋治亂世之書謂聖人必無特筆於其間亦不免矯枉過正然比事屬辭春秋之教若水能舉向來穿鑿破碎之例一掃空之而核諸實事以求其旨猶說經家之謹嚴不支者矣

【左傳附註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陸粲撰粲字子餘長洲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工科給事中以

勸張璁桂萼謫都鎮驛驛丞終於永新縣知縣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前三卷駁正杜預之注義第二卷駁正孔穎達之疏文第五卷駁正陸德明左傳釋文之音義多旁采諸家之論亦間斷以己意於訓詁家頗爲有裨顧炎武日知錄於駁正左傳注後附書曰凡邵陸傅三先生所已辨者不錄邵者邵寶左傳解傅者傅遜左傳屬事陸卽粲也蓋炎武亦甚重此書矣粲又有春秋左傳鑄二卷大意以左傳爲戰國人作而劉歆又以意附益故往往卑賤不中道或爲奇言怪說驚於末流考粲以左傳爲出戰國蓋因程子謂臘爲秦禮庶長爲秦官已爲膠固其以竄亂歸之劉歆蓋因林栗謂左傳凡言君子曰是劉歆之詞尤無佐證未免務爲高論仍蹈明人臆揣之習所謂畫蛇添足者也故惟錄此編而左傳鑄則別存其目焉莫識其意是直舞文吏所爲而謂聖人爲之乎其抉摘說經之弊皆洞中癥結其例皆先列胡傳於前而

【春秋胡氏傳辨疑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陸粲撰前有自序謂胡氏說經或失於過求詞不厭煩

以己說糾正於後，如以春秋始於隱公，獨取歐陽氏之說，以爲遠而難明者不修，而不取胡氏罪平王之說，於紀履綸來逆女，以爲齊侯滅紀葬伯姬，書而不取胡氏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之說，於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以爲聲姜敬嬴穆姜皆稱婦，以文宣成皆有母稱婦，以別於君母而不取胡氏貶稱婦以見惡之說，於齊人來歸鄆讓龜陰田，以爲魯及齊平而歸田不必以夾谷之會悉歸功於孔子三傳家語及史記皆未足據而不取胡氏所稱攝相卻齊兵之說，如此者凡六十餘條大抵明白正大足以破繁文曲說之弊。自元延祐二年立胡傳於學官，明永樂纂修大全沿而不改，世儒遂相沿墨守，莫敢異同。惟粲及袁仁始顯攻其失，其後若俞汝言焦袁熹張自超等踵以論辨，乃推闡無餘，雖卷帙不多，其有功於春秋固不尠也。朱彝尊經義考作四卷，注云未見此本，祇上下二卷實無所闕佚，殆彝尊考之未審歟。

【春秋明志錄十二卷】浙江吳玉卿家藏本 明熊過撰過有周易象指決錄已著錄，其著周易頗不主先儒舊說，此書亦多自出新意。辨駁前人於公羊穀梁及胡安國傳，俱有所糾正而攻左傳者尤甚。如以邢遷于夷儀爲邢自遷，非桓公遷之，以城楚丘爲魯備戎而城非桓公城以封衛，以晉人執虞公爲存於自邾人非宋公之命，以晉懷公爲卓子之謚，文公未嘗殺子圉以趙盾竝未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以衛石惡爲孫氏黨非寧氏黨以楚殺慶封非以罪討無負斧鉞徇軍事俱不免鑿空立說，又如以郭公爲烏名謂如蠻蠻之類，書以紀異以梁亡爲魯大夫會盟所聞歸而言之不由赴告故不著其亡之由亦多出於臆斷，大抵務黜三傳如程端學端學不過疑傳過乃至意造事蹟其弊更甚於端學然端學多繖繞拘

率格格然不能自達過則斷制分明。紕繆者極其紕繆，平允者亦極其平允。卓爾康春秋辨義謂其頗出新裁時多微中亦春秋之警策者語固不誣故今糾其廢傳之失以彰炯戒而仍不沒其所長焉。

【春秋正旨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高拱撰 拱字肅卿新鄭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至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謚文襄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之作蓋以宋以來說春秋者穿鑿附會欲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欲明書法而不知所以明乃推原經意以訂其謬首論春秋乃明天子之義非以天子賞罰之權自居次論孔子必不敢改周正朔而用夏時次論託之魯史者以其尚存周禮非以其周公之後而假之次論王不稱天乃偶然異文滕侯稱子乃時王所黜聖人斷無貶削天子降封諸侯之理次論齊人歸郿謹龜陰田非聖人自書其功深斥胡傳以天自處之非次論春秋作於哀公十四年乃孔子卒之前一年適遇獲麟因而書之經非感麟而作麟亦非應經而至次論說經以左氏爲長胡氏爲有激而作餘諸家之紛紛皆由誤解天子之事一語其言皆明白正大足破說春秋者之痼疾卷帙雖少要其大義凜然多得經意固迥出諸儒之上矣。

【春秋輯傳十三卷宗旨一卷春秋凡例二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王樵撰 樵有周易私錄已著錄是編朱彝尊經義考作十五卷又別出凡例二卷注曰未見此本凡輯傳十三卷前有宗旨三篇附論一篇共爲一卷與十五卷之數不符蓋彝尊偶誤又凡例二卷今實附刻書中彝尊亦偶未檢也其輯傳以朱子爲宗博采諸家附以論斷未免或失之冗然大旨猶爲醇正其凡例則比類推求不涉穿鑿較他家特爲明簡明人之說春秋大抵範圍於胡傳其爲科舉之計者庸濫固不足言其好持議論者又因仍苟說

彌用推求，巧詆深文，爭爲刻酷，尤失筆削之微旨。樵作此書，差爲篤實。其在當日，亦可云不移於俗學者矣。

【春秋億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徐學謨撰 學謨字叔明，嘉定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是編序題春秋億，而卷首題曰徐氏海隅集。目錄又題曰外編。蓋其全集之一種。十二公各爲一篇，不載經文，而一一排比年月，隨經詮義。蓋漢代經傳別行，原不相屬。似乎創例，實古法也。大旨以春秋所書皆據舊史，舊史所闕，聖人不能增益。如隱莊閔僖不書卽位，桓三年以後不書王。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不稱天，以及日月之或有或無，皆非聖人所筆削。一掃公羊穀梁無字非例之說，與孫復胡安國無事非譏之論。夫春秋之作，既稱筆削，則必非全錄舊文，漫無褒貶。學謨持論雖未免矯枉過直，然平心靜氣，不事囂爭，言簡理明，多得經意。實勝宋元諸儒之穿鑿。其駁夏時周月之說曰：爲下而先倍，烏在其爲春秋也？可謂要言不煩者矣。

【春秋事義全考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姜寶撰 寶有周易傳義補疑，已著錄。明史藝文志、朱彝尊經義考俱載是書二十卷，而此少四卷，然檢其篇帙，未見有所闕佚。疑或別有附錄而佚之歟。其大旨雖以胡傳爲本，而亦頗參以己意。裏公昭公以下，胡傳多闕，亦皆爲補葺。中間地名，以今證古，雖間有考訂，皆無以甚異於諸家。惟向來說春秋者，以筆削褒貶爲例，故如王不稱天，公不書卽位之類，皆謂孔子有意褒絕，是褒譏之法。且將上施於君父，揆諸聖人明倫垂教之本意，當必不然。寶獨謂孔子於周王魯侯事有非者，直著其非而已。後人說經，用惡字罪字譏貶字，皆非聖人之意。其言明白正大，爲啖趙以來

所未及，可謂闡筆削之微意，立名教之大防，雖頗近科舉之學，不以害其宏旨也。

【春秋胡傳考誤一卷】通行本 明袁仁撰。仁有尚書研蔡編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謂宋胡安國憤王氏之不立春秋，承君命而作傳，志在匡時，多借經以申其說。其意則忠，而於經未必盡合。其說良是，至謂安國之傳非全書，則不盡然。安國是編自紹興乙卯奉敕纂修，至紹興庚申而後繕本進御，豈有未完之理哉？然其抉摘安國之失，如周月非冠夏時，盟宿非宿君與盟宰，渠伯糾宰非冢宰，伯非伯爵，夏五非舊史，闕文齊仲孫來之非貶，召陵之役齊桓不得爲王德，管仲不得爲王佐，首止序王世子於末，非以示謙晉卓子立已踰年，非獨里克奉之爲君，季姬之遇鄙子，非愛女使自擇婿，鼷鼠食牛角，非三桓之應，正月書襄公在楚，非以存魯君之名，吳子使札非罪其讓國，左傳莒展輿事以攻當爲已攻，齊豹非求名不得歸，鄅謹龜陰非聖人自書其功，獲麟而誇以簫韶河洛爲傳者之陋，皆深有理解。他若會防一條，義不係於胡傳，蔡桓侯一條，謂葬以侯禮亦以意爲之，別無顯證，石之紛如，本非大夫不應與孔父仇牧一例見經仁一概排之，則吹求太甚矣。

【左傳屬事二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傅遜撰。遜字士凱，太倉人。嘗遊歸有光之門，困頓場屋，晚歲乃以歲貢授建昌訓導。是書發端於其友王執禮而遜續成之。倣建安袁樞紀事本末之體，變編年爲屬事，事以題分，題以國分。傳文之後，各贍括大意而論之。於杜氏集解之未安者，頗有更定。而凡傳文之有乖於世教者，時亦糾正焉。遜嘗自云：傳中文義頗竭思慮，特於地理殊多遺憾，恨不獲徧蒐天下郡縣志而精考之。又云：元凱無漢儒不能爲集解，遜無元凱不能爲此注。其用心深至，推讓古人，勝於文人相輕。

者多矣。

【左氏釋二卷】江蘇巡撫採遺本 明馮時可撰 時可字敏卿，號元成，華亭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湖廣布政司參政事蹟附見明史馮恩傳。此書皆發明左傳訓詁中如解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謂王者事神治民有祠而無禱有省而無禳用鼓已末何況於攻董仲舒杜預之說皆誤考周禮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禱四曰祭五曰攻六曰說鄭康成注謂攻說則以辭責之如其鳴鼓然則攻固六祈之一矣時可所言殊爲失考至昭公二十九年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杜注孔疏皆謂冶石爲鐵用橐扇火謂之鼓計會一鼓便足時可則引王肅家語注云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四石爲鼓蓋用四百八十斤鐵以鑄刑書適給於用則勝注疏說多矣蓋雖間有臆斷而精核者多固趙訪補註之亞也此書舊與左氏討左氏論合爲一書總標曰元敏天池集意當時編入集內故鈔本尙襲舊題今惟錄此編而所謂討與論者則別存目故各分著其名焉。

【春秋質疑十二卷】安徽巡撫採遺本 明楊于庭撰于庭字道行全椒人萬曆庚辰進士官至兵部職方司郎中此書之旨以胡安國春秋傳意主納牖襄諱抑損不無附會於春秋大義合者十七不合者十三又於左氏公穀或採或駁亦不能悉當因條舉而論辨之如胡氏謂春王正月乃以夏時冠周月于庭則引禮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證日至之爲冬至卽知周以子月爲正月又胡氏謂經不書公卽位爲未請命于王于庭則引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越四月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據此則錫命皆在卽位之後數年或數月

可知前此之未嘗請命而皆書卽位。胡說未可通。又胡氏以從祀先公爲昭公至是始得從祀于太廟。于庭則謂季氏斬昭公不得從祀。其事不見於三傳。至馮山始創言之。胡氏不免於輕信。凡此之類。議論多爲精確。固非妄攻先儒肆爲異說者比也。

【春秋孔義十二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高攀龍撰。攀龍有周易易簡錄。已著錄。是書斟酌於左氏公羊穀梁胡安國四家之傳。無所考證。亦無所穿鑿。意主於以經解經。凡經無傳有者。不敢信。傳無經有者。不敢疑。故名曰孔義。明爲孔子之義。而非諸儒之臆說。雖持論稍拘。較之破碎纖繞。橫生異議。猶說經之謹嚴者矣。朱彝尊經義考。此書之外。別有李攀龍春秋孔義十二卷。注曰。未見今案書名卷數竝同。攀龍之名又相同。不應如是之巧合。考李攀龍惟以詩名。不以經術見。其墓誌本傳。亦不云嘗有是書。豈諸家書目。或有以攀龍之名同。因而誤高爲李者。彝尊未及考核。誤分爲二歟。

【春秋辨義三十九卷】浙江巡撫採送本 明卓爾康撰。爾康有易學已著錄。是書大旨分爲六義。曰經義。曰傳義。曰書義。曰不書義。曰時義。曰地義。持論皆爲醇正。其經文每條之下。皆雜取舊說。排比詮次。而斷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國本末一篇。舉繫於盛衰興亡之大者。別爲類叙。亦頗有體要。中間如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以爲是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偶倒其文。不知古人紀歲。自有闕。逢攝提格等歲陰歲陽二十二名。其六十甲子。古人但用以紀日。不以紀歲。又如五石六鵠爲外災。何以書爲其三恪。且在中國。不知晉之梁山崩。宋衛陳鄭災。豈皆三恪乎。又天王狩于河陽。謂晉欲率諸侯朝王。恐有畔去者。故使人言王狩以邀之。其心甚盛。無可訾議。尤爲有意翻新。反於理有礙。此類皆不可爲訓。然如謂鄭人來

渝平當依左氏訓更成其以爲墮成不果成者文義皆誤又解戎伐凡伯于楚丘謂一國言伐一邑亦言伐一家言伐一人亦言伐公羊以伐爲大乃不知侵伐之義強爲之辭則皆明白正大足破諸說之拘牽在明季說春秋家猶爲有所開發焉

【讀春秋略記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 朝瑛有讀易略記已著錄其學出自黃道周頗不拘墟於俗見而持論不必皆醇是書輯錄舊文補以己意所採上自啖助趙匡下及季本郝敬大抵多自出新義不肯傍三傳以說經者朝瑛之所論斷亦皆冥搜別解不主故常如謂甫父二字古文通用爲男子之美稱孔父之字嘉猶唐杜甫之字美此與程子以大爲紀侯之名援藥大爲例者何異又力斥漢書五行志穿鑿傳會之非而於恆星不見一條乃引何休之說以爲法度廢絕威信不行之驗與胡安國不談事應而星孛北斗大辰仍採董仲舒劉向義者亦同至於論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乃三月非二月夫人子氏爲隱公之夫人而非仲子亦未嘗不考證分明大致似葉夢得之三傳識而學不能似其博又似程端學之三傳辨疑而論亦不至似其迂其於二書蓋皆伯季之間置其偏僻擇其警策要不失爲讀書者之說經也

【春秋四傳質二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明王介之撰 介之字石崖衡陽人是書取三傳及胡安國傳異同斷以己意其無駭卒一條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事屢變文亦屢易四傳各成其說而斷以義則胡氏精而公穀尤正質以事則左氏有徵爲可信也蓋作書大旨如此其中有本舊說者如隱公元年闢胡傳元卽仁也之說本楊時答胡康侯書闢胡傳建子非春之說本熊朋來說是也有據一傳而去取互異

者如王正月爲大一統從公羊傳而闢其王謂文王之說是也有就四傳互質之者如文公逆婦姜于齊四傳異說舍左氏公羊胡傳而從穀梁有專據胡傳而亦不盡從者如定公從祀先公取其昭公始祀于廟之說而闢其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之說是也俱頗有所見不同勦說至於桓公之卽位公羊以爲如其意也介之誤作胡傳而詆其巧而誣文公之四不視朔左氏公羊以爲疾穀梁以爲厭政胡傳從穀梁介之誤作三傳皆以爲疾而胡氏辨其無疾亦未免時有舛誤然明之末造經傳俱荒介之尙能援據古義糾胡安國之失亦可謂拔俗千尋矣

【左傳杜林合注五十卷】左都御史崔應階進本 明王道焜趙如源同編案朱彝尊經義考載宋林堯叟春秋左傳句解四十卷引鄭明之言曰堯叟字唐翁崇禎中杭州書坊取其書合杜注行之又載此書五十卷引陸元輔之言曰王道焜杭州人中天啓辛酉鄉試與里人趙如源濬之共輯此書云云今書肆所行卷數與彝尊所記合而割去道焜如源之名又首載凡例題爲堯叟所述而中引永樂春秋大全殆足哈囉蓋卽以二人編書之凡例改題堯叟也杜預注左氏號爲精密雖隋劉炫已有所規元趙訪明邵寶傳遜陸粲國朝顧炎武惠棟又遞有所補正而宏綱巨目終越諸家堯叟之書徒以箋釋文句爲事實非其匹第古注簡奧或有所不盡詳堯叟補苴其義使淺顯易明於讀者亦不無所益且不似朱申句解於傳文橫肆刊削故仍錄存之以備一解中附陸德明音義當亦道焜等所加原本所有今亦竝存焉

【日講春秋解義六十四卷】謹案是書爲聖祖仁皇帝經筵舊稿。世宗憲皇帝復加考論，乃編次成帙。說春秋者莫夥於南宋，其爲進講而作者宋史藝文志有王葆春秋講義二卷，今已散佚。張九成橫浦集有春秋講義一卷，永樂大典有戴溪春秋講義三卷，大抵皆演繹經文，指陳正理，與章句之學迥殊。是非惟崇政選英奏御之體裁如是，亦以統馭之柄在慎其賞罰，賞罰之要在當其功罪，而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者，則莫精於春秋。聖人筆削之旨實在於是也。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春秋國之鑑也。董仲舒推演公羊之旨得二百三十二條，作春秋決事十六篇，其義蓋有所受矣。是編因宋儒進御舊體，以闡發微言，每條先列左氏之事蹟而不取其浮夸，次明公穀之義例而不取其穿鑿，反覆演繹，大旨歸本於王道，尤足明聖經之書法，而探帝學之本原。聖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聖聖相承，鄭重分明，以成此一編，豈非以經世之樞要具在斯乎？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二十八卷】康熙三十八年奉敕撰。初胡安國作春秋傳，張栻已頗有異議。朱子編南軒集存而不刪，蓋亦以栻說爲然。至元延祐中，復科舉法，始以安國之傳懸爲功令，而有明一代因之。故元吳澄作俞臯春秋集傳序，稱兼列胡氏以從時尚，明馮夢龍作春秋大全凡例，稱諸儒議論儘有勝胡傳者，然業以胡傳爲宗，自難竝收以亂耳目，豈非限於科律，明知其誤而從之歟？欽惟聖祖仁皇帝，道契天經，心符聖義，於尼山筆削洞鑒精微，雖俯念士子久誦胡傳，難以驟更，仍綴於三傳之末，而指授儒臣，詳爲考證，凡其中有乖經義者，一一駁正，多所刊除。至於先儒舊說，世以不合胡傳，擯棄弗習者，亦

一一采錄表章，闡明古學，蓋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故能蕩滌門戶，辯別是非，挽數百年積重之勢，而反之於正也。自時厥後，能不爲胡傳所綱者，如徐庭垣之春秋管窺，焦袁熹之春秋闕，如編，響然竝作，不可殫數，衰鉞之義，遂微若三光，維風維草之效，誠有自來矣。臣等繕校之餘，爲春秋幸尤爲天下萬世讀春秋者幸也。

【御纂春秋直解十五卷】

乾隆二十三年奉敕撰，以十二公爲十二卷，莊公僖公襄公篇頁稍繁，各析

一子卷，實十五卷。大旨在發明尼山本義，而剷除種種迂曲之說，故賜名曰直解，冠以御製序文，揭胡安國傳之傳會臆斷，以明誥天下，與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宗旨同符。考班彪之論春秋曰：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王充之論春秋曰：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爲意使，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蘇軾之論春秋曰：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儒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纖繞，竟亦何用？朱子之論春秋亦曰：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又曰：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紀事，安有許多義例？然則聖經之法戒，本共聞共見，聖人之勸懲，亦易知易從。自啖助趙匡倡爲廢傳解經之說，使人人各以臆見私相揣度，務爲新奇以相勝，而春秋以荒自孫復倡爲有貶無褒之說，說春秋者必事事求其所以貶，求其所以貶而不得，則鍛鍊周內，以成其罪，而春秋益荒。愈汝言，春秋平義序謂傳經之失，在於淺而在於深，春秋尤甚，可謂片言居要矣。是編恭承訓示，務斟酌情理之平，以求聖經之微意，凡諸家所說，穿鑿破碎者，悉斥不採，而筆削大義，愈以炳然，學者恭讀御纂春秋傳說彙纂，以辨訂其是非，復恭讀是編，以融會其精要，春秋之學已更無餘蘊矣。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通行本 國朝顧炎武撰 炎武一名絳字寧人 崑山人 博極羣書 精於考證 國初稱學有根柢者 以炎武爲最 李光地嘗爲作小傳 今載榕村集中 是書以杜預左傳集解時有闕失 賈逵服虔之注 樂遜之春秋序義 今又不傳 於是博稽載籍 作爲此書 至邵寶左觿等書 苟有合者 亦皆采輯 若室如懸磬 取諸國語 肉謂之羹 取諸爾雅 車之有輔 取諸呂覽 田祿其子 取諸楚辭 千畝原之在晉州 取諸鄭康成 祖爲廟主 取諸說文 石四爲鼓 取諸王肅家語注 祀其之爲菜蕪 取諸水經注 凡此之類 皆有根據 其他推求文義 研究訓詁 亦多得左氏之意 昔隋劉炫作杜解 規過其書不傳 惟散見孔穎達正義中 然孔疏之例 務主一家 故凡炫所規 皆遭排斥 一字一句 無不劉曲而杜直 未協至公 炎武甚重杜解 而又能彌縫其闕失 可謂掃除門戶 能持是非之平矣 近時惠棟作左傳補注 續此書 龐涼一條 大司馬固一條 文馬百駟一條 使封人慮事一條 遇艮之八一條 豆區釜鍾一條 然其中文馬之說 究以炎武爲是 棟又摘其引古春秋左氏說 但舉漢書五行志之名 又摘其禮爲鄰國闕一條 用服虔之說 而不著所自 案徵引佚書 當以所載之書爲據 棟引世本不標史記注 引京相璠土地名 不標水經注 正體例之疎 未可反譏炎武至服虔一條 當由偶忘出典 棟注昭公二十九年賦晉國一鼓鐵證以王肅家語注 亦明馮時可之說 未標時可之名也 是固不以掠美論矣

【春秋稗疏二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夫之撰 夫之有周易稗疏 已著錄 是編論春秋書法 及儀象典制之類 儘十之一 而考證地理者 居十之九 其論書法 謂閔公元年 書季子仲孫高子皆不名 乃閔公幼弱 聽國人之所爲 故從國人之尊稱 然考襄公之立 實止四歲 昭公之出 亦非一年 均未聞以君不

與政書事或有變文何獨閔公見存反從國人立義其論春秋書戎皆指徐戎斥杜預陳留濟陽東有戎城之非且謂曹衛之間不應有戎證以費誓似乎近理然周之戎如今土司參錯於郡縣觀追戎濟西則去曹近而去徐遠至於凡伯聘魯歸周而戎伐之於楚丘則凡伯不涉徐方徐戎亦斷難越國安得謂曹衛之間戎不雜居如此之類固未免失之臆斷至以鵠鵠爲寒號蟲反斥埤雅之譌以延庶爲延袤其庶亦爲穿鑿杜注涇亭在召陵南不云卽在召陵乃刪除南字而駁之尤爲文致其失然如莒人入向之向謂當從杜預在龍亢而駁水經注所引闕驅之說誤以邑名爲國名足以申杜注之義辨杞之東遷在春秋以前辨殺州吁于濮非陳地辨洮爲曹地非魯地晉推小反不音他刀反辨貫字非貫字之誤辨厲卽賴國非隨縣之厲鄉辨踐土非鄭地辨霍泉周時不在王城之內辨莒魯之間有二鄆辨仲遂所卒之垂非齊地辨次鄆之鄆非鄆國亦非鄭地辨春秋之祝其非漢之祝其皆足以糾杜注之失據後漢郡國志謂郎在高平據括地志謂胡在鄖城據漢書地理志謂重邱在平原據應劭漢書注謂陽在鄖陽皆足以補杜注之闕至於謂子糾爲齊襄公之子案劉璡詩集傳通釋解何彼穉矣駕亦以桓公爲襄公子然璡由誤記與夫之有所考辨者不同謂魯襄公時類月日食由於誤視暦珥亦足以備一解在近代說經之家尙頗有根柢其書尙未刊行故子糾之說近時梁錫璵據爲新義葦不書族定姻非謚之說近時葉酉亦據爲新義殆皆未見其書也

【春秋平義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俞汝言撰汝言字石古秀水人前明諸生是書多引舊文自立論者無幾然自宋孫復以來說春秋者務以攻擊三傳相高求駕乎先儒之上而穿鑿煩碎之弊日

生自元延祐以後說春秋者務以尊崇胡傳爲主求利於科舉之途而棄就附合之弊亦遂日甚明張岐然嘗作五傳平文以糾其謬而去取尙未能皆允汝言此書亦與岐然同意而簡汰精審多得經意正不以多生新解爲長前有自序謂傳經之失不在於淺而在於深春秋爲甚可謂片言居要矣此本爲汝言手稿其中塗乙補綴朱墨縱橫其用心勤篤至今猶可想見也朱彝尊經義考載繆泳之言稱汝言研精經史尤熟於明代典故嘗撰有宰相列卿年表其詩古文曰漸川集今皆未見蓋亦好學深思之士所由與枵腹高談者異歟

【春秋四傳糾正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俞汝言撰康熙丙辰汝言春秋平義始脫稿是歲之夏復續作此書以綜括大旨相傳其晚年失明口授而成之者也書中摘列春秋三傳及胡安國傳之失隨事辨正區爲六類一曰尊聖而忘其僭計八條二曰執理而近於迂計十五條三曰尙異而隣於鑿計二十三條四曰臆測而近於誣計四十三條五曰稱美而失實情計八條六曰摘瑕而傷鍥刻計六條末附春王正月辨一篇申左氏公羊孔安國鄭元之說明周正改時改月春秋正朔皆從周其中如華督奪孔父之妻齊桓因蔡姬而侵蔡史家簡策相傳必有所據卽就傳文而論亦無以斷其必不然汝言皆以爲臆測近誣轉未免自蹈臆測又公羊娶齊襄之復讐固爲謬戾然紀侯贈齊哀公於周至於見烹則實有其事汝言乃謂語言之故不足爲讐亦不甚可解至春王正月辨中謂左傳王周正月句王周二字猶漢稱皇漢宋稱皇宋之義則不知正月正歲竝見周禮兼用夏正實亦王制故特言王周正月明非夏時無庸牽引漢宋橫生曲說又一行衛朴推驗春秋日食皆合於建寅一條汝言無以難之遂泛謂不足深據

不知日月交食推朔望不推時令建子建寅食限無殊一語可明亦不必顧預其說如斯之類雖或間有小疵然六類之中大抵皆立義正大持論簡明一卷之書篇帙無幾而言言皆治春秋者之藥石亦可謂深得經意者矣

【讀左日鈔十二卷補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鶴齡撰 鶴齡有尙書埤傳已著錄是書採諸家之說以補正杜預春秋經傳集解之闕漏於趙涉陸粲傳遜邵寶王樵五家之書所取爲多大抵集舊解者十之七出己意者十之三故以鈔名所補二卷多用顧炎武說炎武杜解補正三卷具有完帙此所採未及什一其凡例稱庚申之秋炎武自華陰寄左傳注數十則蓋是時杜解補正尙未成也鶴齡斥林堯叟音義之陋所取僅三四條持論極允至孔穎達正義家弦戶誦久列學官斷無讀注而不見疏者乃連篇采掇殊屬贅疣至襄公九年傳閏月當作門日本爲杜注乃引以補杜尤爲牀上牀矣他如於定公八年傳謂公山不狃之意在於張公室陽虎之意不在公室但欲假公室以制三桓爲利而已定公十二年傳則云公山不狃叔孫輒之徒據費以畔說者謂叛季非叛魯其說非也彼稔見三家不臣之迹尤而效之藉口於張公室耳云云是一事而臧否頓殊又如莊公二十二年傳引史記正義以未羊巽女爲姜姓之訓於昭九年傳又續引汪琬之說駁張守節失左氏之指是一義而去取迥異皆未免於小疵然其中如引鬪辛以駁伍員之復讐天經地義爲千古儒者所未發引定公五年文公十七年二傳證公壻池非晉侯之壻引檀弓越人弔衛將軍文子事證秦人歸僖公成風之擬引漢書王嘉傳證屈蕩戶之當作戶之之類亦具有考證雖瑕瑜並陳不及顧炎武惠棟諸家之密而皆粹衆長斷以新義於讀左傳者要

亦不爲無補焉

【左傳事緯十二卷附錄八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馬驥撰 驥字聽御 又字宛斯 鄒平人 順治己亥進士官淮安府推官 終於靈璧縣知縣 是書取左傳事類 分爲百有八篇 篇加論斷 首載晉杜預唐孔穎達序論 及自作丘明小傳一卷 辨例三卷 圖表一卷 覽左隨筆一卷 名氏譜一卷 左傳字奇一卷 合事緯爲二十卷 內地輿有說無圖 蓋未成也 王士禎池北偶談稱其博雅嗜古尤精春秋左氏學 載所著諸書與此本竝同 惟無字奇及事緯 豈士禎偶未見歟 三傳之中 左氏親觀國史 事蹟爲眞而褒貶則多參俗議 公羊穀梁三家得自傳聞 記載頗謬 而義例則多有師承 朱子語錄謂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 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謬 蓋篤論也 驥作是書必謂左氏義例在公穀之上 是亦偏好之言 然駢於左氏實能融會貫通 故所論具有條理 其圖表亦皆考證精詳 可以知專門之學 與涉獵者相去遠矣

【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 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 自昔說春秋者 但明義例 至宋張大亨始分五禮 而元吳澄因之 然雖具梗概而已 奇齡是書 分改元卽位 生子立君朝聘盟會 侵伐遷滅昏亂享唁喪期祭祀蒐狩興作甲兵田賦凶災祥出國入國盜殺刑戮 凡二十二門 又總該以四例 曰禮例 曰事例 曰文例 曰義例 然門例雖分 而卷之先後 依經爲次 無割裂分隸之嫌 他家體例爲善 其說以左傳爲主 間及他家 而最攻擊者 莫若胡安國傳 其論安國開卷說春王正月已解窮理 屈可謂確論 然左傳元年春王周正月之文本以周禮正歲正月 納用夏正 夏正亦屬王制 故變文稱王 周正月以爲建子之明文 而奇齡乃讀春王爲一句 周正月爲一句 謂王字乃木王於春之王而非

天王之王其爲乖謬殆更甚於安國又如鄭康成中庸注策簡也蔡邕獨斷亦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春秋正義曰大事書於策者經之所書也小事書於簡者傳之所載也又曰大事後雖在策其初亦記於簡據此則經傳簡策竝無定名故崔杼之事稱南史氏執簡而華督之事稱名在諸侯之策其文互見奇齡乃以簡書策書爲經傳之分亦爲武斷然其書一反胡傳之深文而衡以事理多不失平允之意其義例皆有徵據而典禮尤所該洽自吳澄纂言以後說春秋者罕有倫比非其說詩說書好逞臆見者比至於喧呼叫呶則其結習所成千篇一律置之不議不論可矣

【春秋簡書刊誤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是書刊正三傳經文之誤其以簡書爲名者蓋仍執其傳據策書經據簡書之說也大旨以左傳爲主而附載公穀之異文辨證其謬因胡安國傳多從穀梁併安國亦排斥之其舍左氏而從公羊者惟襄公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一條耳考左傳雖晚出而其文實竹帛相傳公穀雖先立於學官而其初皆經師口授或記憶之失真或方言之遞轉勢所必然不足爲怪奇齡所考正者如會葬不當有齊侯單伯送王姬不應作逆齊人來歸衛俘據書序知俘卽是寶非經傳有異公伐齊納子糾不應無子字齊人殲于遂不應作滅曹羈出奔陳亦歸于曹與鄭忽出奔衛突歸于鄭同例會洮不應有鄭世子華樂書救鄭不應作侵鄭召公來錫公命不應作賜命襄公五年救陳不應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會虢之衛齊惡不應作石惡齊樂施不應作晉樂施叔孫婼不應名舍公會齊侯盟于黃不應作晉侯衛趙陽不應作晉趙陽皆極精核至於經書冬宋人取長葛傳乃作秋但知經傳不符而不知宋以先王之後用商正取以建酉之月則此冬而彼猶秋實與晉用夏正經傳皆差

兩月一例又衛師入鄭公羊鄭作盛遂賦其宋將作送衛將作替不知穆天子傳所載盛姬卽鄭國之女考古圖許或作鄒魯或作幽俱勒諸鐘鼎斷非譌寫古字異文如斯者衆未可盡以今文繩之又謂昔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昔字訓夜雖見列子然不應一作昔又一作夜不知列子稱夜則昏憊而熟寐昔昔夢爲國君又稱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正昔夜二字竝用又謂臯陶可作咎由由於音同西乞術不可作西乞遂由於音異是以後世之平仄律古人之傳音不知檀弓以木爲彌牟戰國策以包胥爲勃蘇者不一而足也如斯之類特以偏主一家曲加排斥均爲未得其平甚至於作於饗作享經傳處處通用於公穀亦縷擷之益瑣屑矣然其可取者多瑕究不掩其瑜也

【春秋屬辭比事記四卷】浙江巡撫採遺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作春秋傳分義例爲二十二門而其書則仍從經文十二公之序此乃分門隸事如沈樂趙汎之體條理頗爲明晰考據亦多精核蓋奇齡長於辨禮春秋據禮立制而是書據禮以斷春秋宜其秩然有紀也至周禮一書與左傳多不相合蓋周禮爲王制而左傳則皆諸侯之事周禮爲初制而左傳則皆數百年變革之餘強相牽附徒滋糾結奇齡獨就經說經不相綴繞尤爲特識矣是書爲奇齡門人所編云本十卷朱彝尊經義考惟載六卷且云未見此本於二十二門之中僅得七門而侵伐一門尙未及半蓋編次未竟之本雖非完書核其體要轉勝所作春秋傳也

【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浙江巡撫採遺本 國朝高士奇撰士奇字澹人錢塘人居於平湖以諸生薦直內廷授中書舍人改翰林院侍講官至內閣學士是編乃康熙乙丑士奇奉敕撰春秋講義因考訂地

理併成是書奏進據閩若璩潛邱劄記稱秀水徐勝敬可爲人作左傳地名訖問余成公二年鞌之戰云云則實士奇倩勝代作也其書以春秋經傳地名分國編次皆先列國都次及諸邑每地名之下皆先列經文傳文及杜預注而復博引諸書考究其異同砭正其疎舛頗爲精核惟時有貪多炫博轉致瑣屑者如魯莊公築臺臨黨氏遂立黨氏臺一條殊於地理無關又如晉以先茅之縣賞告臣遂立先茅之縣一條既不能指爲何地但稱猶云蘇忿生之田則亦安貴於考耶是則過求詳備之失也

【春秋管窺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徐庭垣撰據浙江遺書總錄庭垣秀水人官新昌縣縣丞然不言書成於何時前有庭垣自序亦無年月案庭垣爲朱彝尊同縣人而彝尊經義考不載是書則在彝尊以後矣自宋以來說春秋者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遂以貶黜天王改易正朔舉天下干名犯義之事皆誣稱爲孔子之特筆而不知已亂名教之大防庭垣自序駁諸儒之失有曰世但知推尊聖人而不知孔子當日固一魯大夫也於周天子則其大君於魯公則其本國之君於列國諸侯則俱周天子所封建與魯君並尊者也身爲人臣作私書以賞罰王侯君公此犯上作亂之爲而謂聖人肯爲之乎如謂所誅絕者非在位之王公豈先王先公遂可得而誅之乎昌言無忌禍之招也縱曰深藏其書不輕示人然聖人者不欺屋漏明知犯上干禁而故作之又深匿之以圖幸免亦必無之事矣舉世襲先儒之論而不究其非藉有妄人亦曰我欲法春秋也亦削天子位號黜當代公卿其將何辭以遏之云云其持論最爲正大又自述注釋之例曰以左傳之事實質經以經之異同辨例於公羊穀梁二傳及諸儒論釋其合於義例先後無悖者不復置議如其曲說偏斷理有窒礙則據經文先後以駁正之云云其立義亦爲明坦

其中如桓不書王之類間亦偶沿舊說然其大旨醇正多得經意與焦袁熹之闡如編其議皆在啖趙諸儒之上正未可貴遠而賤近也舊帙蠹蝕字句間有殘闕無別本可以校補然大旨宏綱炳然無損正不以一二斷簡廢之矣

【三傳折諸四十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尚璗撰 尚璗字宏達一字損持吳江人康熙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外補興國縣知縣尚璗初從朱鶴齡遊講春秋之學鶴齡作讀左日鈔尚璗亦作讀三傳隨筆積累既久卷帙遂夥乃排纂而成是書曰折諸者取揚雄羣言淆亂折諸聖之語也凡左傳三十卷公羊穀梁各七卷而用力於左傳尤多如卷首所列郊廟五嶽考地名同考名謚同考名姓世表諸篇皆引據典核可資考證惟其書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每捃摭漢魏以下史事與傳文相證往往支離曼衍如因衛懿公好鶴遂涉及唐元宗舞馬之類不一而足與經義或渺不相關殊爲難雜然取材旣廣儲蓄遂宏先儒訓詁之遺經師授受之奧微言大義亦多錯見於其中所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固未可以其糠粃遂盡棄其精英且春秋一經說者至夥自孫復劉敞之徒倡言廢傳後人沿其流派遂不究事實而臆斷是非胡安國傳自延祐以來懸爲功令而僖公十七年之滅項乃誤歸獄於季孫由議論多而考證少也尚璗是書雖未能刊削浮文頗乖體要而蒐羅薈粹猶爲摭實之言過而存之視虛談裏貶者固勝之遠矣

【春秋闕如編八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焦袁熹撰 袁熹字廣期金山人康熙丙子舉人是編爲袁熹未成之書僅及成公八年而止每卷有袁熹名印蓋猶其橐本前有其孫鍾璜跋亦當時手跡也自穀

梁發常事不書之例。孫復衍有貶無褒之文。後代承流轉相摹仿。務以刻酷爲經義。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上至天王。下至列國。無一人得免於彈刺。遂使游夏贊之而不能者。申韓爲之而有餘。流弊所極。乃有貶及天道者。呂柟春秋說志謂書季孫意如卒。所以見天道之左。春秋於是乎亂矣。袁熹是書獨酌情理之平。立褒貶之準。謹持大義。而刊削煩苛。如隱公盟蔑。諸家皆曰惡私盟。袁熹則謂繼好息民。猶愈於相虞。相詐。至七年伐邾。事由後起。不容逆料。而加貶辭。又謂會潛之戎。本雜處中國。修好息民。亦衰世之常事。褒貶俱無可加。謂無駁之書名。若後世帝室之胄。不繫以姓。非貶而去之。謂書齊侯弟年。見齊之重我。使其親貴。非讓過寵其弟。謂書螟爲蟲傷苗稼。卽當留意補助。不以此一事便爲惡。如此之類數十條。皆一洗曲說。至於武氏子求賄。乃魯不共命。天王詰責。豈敢反譏天王家父求車。乃天子責貢賦有闕。經婉其文。曰求車不應舍其下。責其上。尤大義凜然。非陋儒所及。末附讀春秋數條論。卽位或書或不書。四時或備或不備。有史所本無。有傳寫脫佚。非聖人增減於其間。亦足破穿鑿之說。近代說春秋者。當以此書爲最。雖編輯未終。而義例已備。於經學深爲有裨。非其經說諸書出於門人雜錄者比也。

【春秋宗朱辨義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自超撰。自超字彝歎。高淳人。康熙癸未進士。未仕而卒。江南通志列之。儒林傳中是書大意。本朱子據事直書之旨。不爲隱深阻晦之說。惟就經文前後參觀。以求其義。不可知者。則闕之。篇首總論二十條。頗得比事屬辭之旨。其中如單伯逆王姬。則從王氏之說。以爲魯之大夫。於秦獲晉侯。辨所以不書名之。故於宋師敗績。辨所以不書公之。故於司馬華孫來盟。辨胡傳義不係乎名之說。於盟宋罪趙武之致弱於楚公子比公子棄疾弑立書法。見春秋微顯之義。於

齊殺高厚謂非說晉而於衛人立晉一條尤得春秋深意雖以宗朱爲名而參求經傳務求心得實非南宋以來穿鑿附會之說後方苞作春秋通論多取材此書近時解春秋者焦袁熹春秋闕如編外此亦其亞矣

【春秋通論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錄。是編本孟子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意貫穿全經。按所屬之辭合其所比之事。辨其孰爲舊文孰爲筆削分類排比爲篇四十。每篇之內又各以類從。凡分章九十有九。考筆削之跡自古無徵。公羊傳曰不修春秋曰實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附如雨。原本改本竝存者此一條耳。左傳寧殖曰載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寧殖出其君經文則曰衛侯衍出奔齊其爲聖人所改與否已不可定。至左傳稱仲尼謂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於河陽則但有改本不知原本爲何語矣。故黃澤曰春秋所以難看乃是失却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互相比證則史官記載仲尼所以筆削者正自顯然易見是自普通儒已以不見魯史無從辯別爲憾。苞乃於二千餘載之後據文臆斷知其孰爲原書孰爲聖筆如親見尼山之操觚此其說未足爲信。惟其掃公穀穿鑿之談滌孫胡鍥薄之見息心靜氣以經求經多有協於情理之平則實非俗儒所可及。譬諸前脩其吳澄之流亞歟。

【春秋長歷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陳厚耀撰。厚耀字泗源泰州人康熙丙戌進士官蘇州府教授以通算入直內廷改授檢討終右諭德。是書補杜預長歷而作原本不分卷帙今約略篇頁釐爲十卷其凡有四。一曰歷證備引漢書續漢書晉書隋書唐書宋史元史左傳注疏春秋屬辭天元歷理朱載堉

歷法新書諸說以證推步之異其引春秋屬辭載杜預論日月差謬一條爲注疏所無又引大衍歷數春秋歷考一條亦唐志所未錄尤足以資考證二曰古歷以古法十九年爲一章一章之首推合周歷正月朔日冬至前列算法後以春秋十二公紀年橫列爲四章縱列十二公積而成表以求歷元三曰歷編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一推其朔閏及月之大小而以經傳干支爲證佐皆述杜預之說而考辨之四曰歷存以古歷推隱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氏長歷則爲辛巳朔乃古歷所推之上年十二月朔謂元年之以前失一閏蓋以經傳干支排次知之厚耀則謂如預之說元年至七年中書日者雖多不失而與二年八月之庚辰三年十二月之庚戌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蓋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因退一月就之定隱公元年正月爲庚辰朔較長歷實退兩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下朔閏因一一與杜歷相符故不復續載焉杜預書惟以干支遞推而以閏月小建爲之遷就厚耀明於歷法故所推較預爲密蓋非惟補其闕佚竝能正其譌舛於考證之學極爲有裨治春秋者固不可少此編矣

【春秋世族譜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陳厚耀撰春秋之世自王朝以迄諸侯大夫得姓受氏各有源流其人之見於經傳者不可殫數漢宋衷有世本四卷唐代尚傳今惟孔氏正義中偶載其文而書則久佚隋書經籍志有春秋左氏諸大夫世譜十三卷不知何人所撰今亦無存杜預作春秋釋例中有世族譜一篇具載其世系昭穆之詳而自宋以來湮沒不見今恭遇聖代表章遺籍釋例一書得於永樂大典中裒輯彙殘復爲完帙獨世族譜僅存數條仍不免於闕略厚耀當時旣未覩釋例原本因據孔氏

正義旁參他書作此以補之。其體皆仿旁行斜上之例。首周世次圖而以周之卿大夫附後。次魯次晉次衛次鄭次齊次宋次楚次秦次陳次蔡次曹次莒次杞次滕次許次邾次吳次越次小國諸侯皆先敍其君王世系而附以卿大夫。其偶見經傳而無世次可稽。如周之凡伯南季魯之衆仲秦子之類則別曰雜姓氏名號另爲一篇。附卿大夫世系之後搜採頗爲該洽。近時顧棟高作春秋大事表有世系表二卷。其義例與此相近而考證互有異同。如周卿大夫之周公忌父召莊公諸人此書徵引不及顧本之備又脫漏王叔氏世系不載亦爲遜於顧本。然顧氏於有世系者敍次較詳其無可考者概闕而不錄此書則於經傳所載之人祇稱官爵及字者悉臚採無遺實爲顧本所未及。讀春秋者以此二書互相考證則春秋氏族之學幾乎備矣。

【半農春秋說十五卷】內府藏本 國朝惠士奇撰。士奇有半農易說已著錄。士奇父周惕長於說經力追漢儒之學。士奇承其家傳考證益密於三禮核辨尤精。是書以禮爲綱而緯以春秋之事比類相從約取三傳附於下亦間以史記諸書佐之。大抵事實多據左氏而論斷多採公穀每條之下多附辨諸儒之說每類之後又各以己意爲總論大致出於宋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沈棐春秋比事而不立門目不設凡例其引據證佐則尤較二家爲典核雖其中災異之類反復辨詰務申董仲舒春秋陰陽劉向劉歆洪範五行之說未免過信漢儒物而不化然全書言必據典論必持平所謂元元本本之學非孫復等之枵腹而談亦非葉夢得等之恃博而辨也。

【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與圖一卷附錄一卷】兩江總督採選本 國朝顧棟高撰。棟高有尙書質疑已著

錄。是書以春秋列國諸事比而爲表。曰時令。曰朔閏。曰長歷。拾遺。曰疆域。曰爵姓。存滅。曰列國地理。犬牙相錯。曰都邑。曰山川。曰險要。曰官制。曰姓氏。曰世系。曰刑賞。曰田賦。曰吉禮。曰凶禮。曰賓禮。曰軍禮。曰嘉禮。曰王迹。拾遺。曰魯政。下逮。曰晉中軍。曰楚令尹。曰宋執政。曰鄭執政。曰爭盟。曰交兵。曰城築。曰四裔。曰天文。曰五行。曰三傳異同。曰闕文。曰吞滅。曰亂賊。曰兵謀。曰引據。曰杜注正譌。曰人物。曰列女。其險要表後。附以地形口號。五禮表後。附以五禮源流。口號與圖。則用朱字墨字。以分別古今地名。附錄則皆諸表序。并表中所未及者。又爲辨論。以訂舊說之譌。凡百三十一篇。考宋程公說作春秋分紀。以傳文類聚區分。極爲精密。刊版久佚。鈔本流傳亦罕。棟高蓋未見其書。故體例之間。往往互相出入。又表之爲體。昉於周譜。旁行斜上。經緯成文。使參錯者歸於條貫。若其首尾一事。可以循次而書者。原可無庸立表。棟高事事表之。亦未免繁碎。至參以七言歌括。於著書之體。亦乖然。條理詳明。考證典核。較公說書實爲過之。其辨論諸篇。皆引據博洽。議論精確。多發前人所未發。亦非公說所可及。其朔閏一表。用杜預隱公元年正月起。辛巳朔之說。與陳厚耀所推長歷退一閏者不合。蓋厚耀之書。棟高亦未之見。故稍有異同云。

【春秋識小錄九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程廷祚撰。廷祚有大易擇言已著錄。是書凡春秋職官考略三卷。春秋地名辨異三卷。左傳人名辨異三卷。其考職官首爲數國共有之官。次爲一國自有之官。皆分列排纂。凡與周禮異同者。一根據注疏爲之辨證。頗爲精核。末爲晉軍政始末表序。晉軍八變之制。而詳列其將佐之名。又以御戎戎右附表於後。亦皆整密。惟置諸國而獨詳晉。則未知其例云何也。其考地名。首爲地同而名異。次爲地異而名同。末爲晉書地理志證。今以杜預注左傳。皆用晉代地名故也。其

辨人名自一人二名以逮一人八名者皆彙列而分注之大致與春秋名號歸一圖互相出入而較爲簡明雖似與經義無關然讀經讀傳者往往因官名地名人名之外異於當日之事迹不能融會貫通因於聖人之褒貶不能推求詳盡如胡安國之誤執季孫橫生異論毛奇齡之附會尹氏來合正經者蓋有之矣則廷祚是書固讀春秋家所當知也

【左傳補注六卷】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國朝惠棟撰棟有周易述已著錄是書皆援引舊訓以補

杜預左傳集解之遺本所作九經古義之一以先出別行故九經古義刊本虛列其目而無書目作四卷此本實六卷則後又有所增益也其中最典確者如隱五年則公不射引周禮射人祭祀則贊射牲司弓矢供射牲之弓矢及國語倚相之言證旁引射蛟之誤案此朱子之說非杜注也蓋因補杜而類及之莊公十四年繩息妫引呂覽周公作詩以繩文王之德及表記鄭注譽繩也證杜注訓譽之由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繩于齊禮也引周書繩匡解年儉穀不足君親巡方卿告繩證爲古禮僖五年虞不臘矣引太平御覽舊注及風俗通月令章句證臘不始秦十年七輿大夫引王肅詩傳證七當作五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引晉語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證固爲人名二十七年夏書曰引墨子明鬼篇證尙書但有夏書商書周書本無虞書文十八年在九刑不忘引周書嘗麥解證爲刑書九篇宣二年以視于朝引毛詩鹿鳴箋儀禮士昏禮注證視爲正字郭忠恕作示爲誤三年不逢不若引郭璞爾雅注作禁禦不若證以杜注逢字在下文知今本譌寫六年以盈其貫引韓非子以我滿貫證貫字成十六年徹七札焉引呂覽愛士篇證鄭康成一甲七札之說襄二十三年娶于鑄引樂記鄭注證鑄卽祝國又踞轉而鼓琴引

許慎淮南子注證轉卽輅二十五年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引周書常訓解證不出古文蔡仲之命七年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引墨子辭過篇證無妻曰寡昭元年具五獻之籩豆于幕下引禮記正義證杜注五獻之誤十五年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引墨子公孟非儒二篇證妻喪三年爲春秋末造之禮二十六年轔而乘於他車引說文證釐誤作鑿哀二十五年轔而登席引少儀證燕必解轔皆根據昭然不同臆揣至文二年廢六關引公羊傳注證廢訓置則是又引韋昭國語注證置訓廢則非蓋置有二義一爲建置之置公羊注所言是也一爲棄置之置國語注所言是也此猶亂可訓治而亂離瘼矣不可訓治臭可訓香而逐臭之夫不可訓香古之設關在譏而在征臧文仲廢六關以博寬大之譽而使姦宄莫詰疏明言漢儒加此一句則爲劉字無疑而必謂原作畱字漢儒改爲卯金刀宣二年文馬百駟當以邱光庭兼明書所辨爲是而必引說文畫馬之訓襄十七年澤門之哲謂古臯澤字通又謂諸侯有臯門其說固是然邑中澤門各指所居臯門非所居之地也二十一年公姑姊旣謂注疏皆非斷爲同宗之女然於姑可解於姊終無解也二十五年執簡以往引服虔說一簡八字證太史書崔杼事亦八字殊嫌牽合三十年亥有二首六身卽指爲孟子之亥唐尤爲附會昭七年余敢忘高圉亞圉引竹書紀年補杜預之闕不知汲郡古文預所目睹預旣不引知原書必無此文未可以後來僞本證其疏漏案書中屢引竹書紀年蓋未及詳考今本之鈔至於二十一年鄭翻願爲鵠引陸佃埤雅之雜說案鵠井出西陽雜俎非始於他哀六年無疾而死引汲冢瑣語之野談十二年效齊言謂春秋時己重吳晉不始於晉更非注經之體

矣。他如公卽位之位，必欲從古經作立，屢豐年之屢，必欲從說文作婁，亦皆徒駢耳，目不可施行。蓋其長在博，其短亦在於嗜博；其長在古，其短亦在於泥古也。

【春秋左氏傳小疏一卷】江蘇巡撫採選本 國朝沈彤撰。彤有尚書小疏，已著錄。是編以趙訪顧炎武所補左傳杜注爲未盡，更爲訂正，其中得失互見。如襄公二十六年傳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形謂八邑六邑其數少，乃司勳所云賞地非采邑之加田疏亦誤。今考司勳曰：凡頒賞地參之一食，惟加田無國正。注曰：加田既賞之又加賜以田，所以厚恩也。據此，則是特以賞田有所未盡，更加以賞，未有賞田反少加田反多者。今形謂八邑六邑爲數少，當是賞地，則加田爲數當多矣。與周禮殊爲未合。蓋彤著周官祿田考誤以大司徒注小都大都旁加之數，即爲司勳之加田。故今以子展子產皆國卿，若受加田，則約得小都旁加四里。傳云八邑者，據注不過三十二井。云六邑者，不過二十四井，故疑其數少，非加田其實皆不然也。又如文公元年傳歸餘于終形謂積氣朔餘日以置閏，在四季月，故曰歸餘於終。經傳所書閏月，皆不得其正。惟昭公二十年閏八月於夏時適爲閏六月偶合耳。今考昭公二十年書春王正月傳曰：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杜注謂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月疏謂歷之正法。往年十二月後宜置閏月，即此年正月當是往年閏月。此年二月乃是正月，時史於往年錯不置閏，閏更在二月之後，傳於八月之下，乃云閏月戊辰殺宣姜是也。注不言在八月後者，以正月之前當置閏，二月之後即不可也。據此，則是年八月置閏，正史官之失形，反以爲偶合，亦非也。至如襄公二十二年傳，令倍其賦，孔疏謂賞地之稅三分。

王食其一二入於王臣此采邑貢王之數然則諸侯之臣受采地者亦當三分之一歸於公言重倍其賦當以三分而二入公今考采邑貢王大司徒注曰采地食者皆四之一一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于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于王其賞地貢王則孔疏所引司勳注三分計稅王食其一是也然則采地賞地貢數顯異今孔疏於侯國采地之賦不計四分之一而計三分之一是誤以賞地爲采地矣形辨正其非足闢相沿之謬又如文公二十五年傳賦車兵徒兵杜注云車兵甲士孔疏云知非兵器者上云數甲兵下云甲楯之數故知此謂人也顧炎武謂執兵者之稱兵自秦始三代以上無之凡杜之以士卒解兵者皆非形引隱公五年傳諸侯之師敗鄭徒兵襄公元年傳敗其徒兵于洧上云徒兵則不得謂非士卒矣亦可以補正顧氏之失雖未完之書錄而存之於讀左傳者亦有所裨也

【春秋地理考實四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 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編所列春秋山川國邑地名悉從經傳之次凡杜預以下舊說已得者仍之其未得者始加辨證皆確指今爲何地俾學者按現在之輿圖即可以驗當時列國之疆域及會盟侵伐之迹悉得其方向道里意主簡明不事旁撫遠引故名曰考實於名同地異注家牽合混淆者辨證尤詳如謂隱公五年傳費伯帥師城郎其地在今廢魚臺縣去曲阜二百里許而九年經書城郎及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者別爲魯近郊地名則公羊傳所謂吾近邑左傳記公子偃自雩門出先犯宋師與哀十一年師及齊師戰于郊檀弓作戰于郎者皆無疑矣僖公三十年傳燭之武見秦伯曰許君焦瑕杜預以焦瑕爲晉

河外列城二邑與傳所云晉惠公賂秦以河外列城之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者不合永則謂之武所言乃于河外列城舉焦于內及解梁城者舉瑕以該所許之邑引水經注云涑水西逕郇城又西南逕解縣故城南解梁卽斯城也又西南逕瑕城晉大夫荀偃之故邑也云云且考定郇城在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瑕城在解西南五里二地相距三十里許杜預於成公六年絳大夫荀偃瑕氏之地沃饒近鹽合郇瑕爲一於僖公十五年瑕呂飴甥以瑕呂爲姓皆失之其訂謬補闕多有可取雖卷帙不及高士奇春秋左傳地名考之富而精核則較勝之矣

【三正考二卷】程修期守謙家藏本 國朝吳鼐撰 鼐有易象約言已著錄春秋以周正紀時原無疑義唐劉知幾始有春秋用夏正之說至宋儒泥行夏之時一言遂是非議起元李濂著夏周正辨疑明張以寧著春王正月考而經義始明鼐復取兩家之說節其繁冗益以近儒所論補所未備駁胡氏蔡氏改月不改時及諸儒時月俱不改之說以明左氏王周正月之旨辨證極有根據其中三正通於民俗一條所引陳廷敬蔡德督諸說於三代諸書所紀年月差互之處一一剖其所以然更足以破疑似之見雖篇帙無多而引證詳明判數百年紛紜轡轤之論於經學亦爲有功矣

【春秋究遺十六卷】安徵巡撫採進本 國朝葉酉撰 酉有詩經拾遺已著錄是編多宗其師方苞春秋通論而亦稍有從違其曰究遺者蓋用韓愈贈盧仝詩春秋三傳東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語也於胡傳苛刻之說及公穀附會之例芟除殆盡於左氏亦多所糾正乃往往并其事迹疑之如開卷之仲子謂惠公違禮再娶以嫡禮聘之可也酉必據此謂諸侯可再娶則衛莊公於莊姜見在復娶於陳陳之厲婦有

婦戴嬪其正名爲嫡可知亦將據以爲諸侯之禮可竝建兩嫡乎鄭之戰距桓公之立已十年西乃謂三國來討弑隱公之罪左傳周班後鄭之說爲誣鄭季姬之事左氏以爲歸寧見止於事理稍近公羊以爲使自擇配已屬難據西乃斷爲季姬已許鄭子而僖公悔婚故季姬義不改適私會鄭子天王狩于河陽左氏所傳必有所受此正筆削之微旨而西以爲周王欲省諸侯殷見之費自往就之所傳仲尼之言不可信皆未免鑿空文公十二年之子叔姬與十四年之子叔姬西以爲學生之女已屬臆度又以齊人所執之子叔姬爲舍之妻傳誤以爲舍之母又以宣公五年齊高固所娶之子叔姬卽以妻舍之子叔姬竝非兩人輾轉牽合總以叔之一字不容有兩生義不知女笄而字不過伯仲叔季四文益以庶長之孟亦不過五設生六女何以字之是知未笄以前用名爲別既笄而字字不妨複因此而駁傳文未免橫生枝節莒人滅鄫傳言恃賂西以爲襄公五年鄫已不屬魯傳爲失實而下文季孫宿如晉又用傳晉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之語使鄫不屬魯其亡與魯何關亦爲矛盾他如王不稱天桓無王之說因仍舊文不能改正而以趙岐孟子注曹交曹君之弟語證左傳哀公八年宋人滅曹之誤更爲倒置然大致準情度理得經意者爲多其凡例中所謂變例特文隱文闕文之說亦較諸家之例爲有條理他若據漢地理志辨戎伐凡伯之楚丘非衛地據史記夷姜爲衛宣夫人非蒸父妾據宣公三年經書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辨魯不止僭祔穀之郊若斯之類亦時有考證統核全書瑕固不掩其瑜也

【春秋隨筆二卷】洪馬劉樞之家藏本 國朝顧奎光撰奎光字星五無錫人乾隆乙丑進士官瀘溪縣知縣是編不載經文但偶有所得則錄之故名隨筆其中如桓公會稷以成宋亂成自訓平其下取鼎納

廟之事所謂美始而惡終也而奎光取劉敞之說以爲成就其亂春秋諱國惡二百四十二年無此徑之筆也公子翬之寵自以翼戴之故華氏之立自以賂故兩不相謀而奎光謂立華氏爲翬之私華氏立而翬遂命爲公子夫國君樹其私人豈必援鄰國之例不立華氏翬將終身不命乎鄭滅虢晉滅魏霍其事舊矣而奎光謂滅國自齊桓始何不考也紀叔姬歸於鄆自重叔姬之節而奎光謂以鄆存紀是宋陳滅書陳災之傳莊公之娶哀姜奎光謂因其色美已爲態度之詞而又謂莊公未聞好色彼築臺以臨黨氏割臂以盟孟任非好色之明證歟公子友敗莒于鄆奎光以爲與翬帥師慶父帥師其專相等此無論莒人責賂而來居於必應之勢非出軍疆外者比且核以傳文絕無專行之證何所據而斷非君命也子卒不書弑自與隱公不書弑一例而奎光以爲史臣之曲筆豈春秋亦曲筆乎敬羸雨不克葬自是適值其時公羊以爲咎徵已出附會而奎光乃借以明天道豈弑逆者葬必遇雨耶且春秋以褒貶爲賞罰不以果報爲勸戒此非經義也如斯之類瑕穎蓋所不免然如謂春秋例從義起非義從例生謂春秋有達例有特筆然亦須理會大處不可苛細繖繞謂春秋時天子僅守府方伯亦失職說者乃於小國見伐及贈則曰王不稱天如此則無王自春秋始矣謂說春秋者自相矛盾既云爲賢者諱又曰責賢者備旣曰隱公爲攝又曰桓公爲篡何者爲是皆深中春秋家苛刻迂謬之弊故其所論多能得筆削之旨奎光嘗撰然疑錄所載說春秋諸條與此相同其爲先有此本又編於然疑錄中或先載錄中又摘出別爲此本均不可考然然疑錄頗爲瑣雜論其菁華則已盡此兩卷中矣

附錄

【春秋繁露十七卷】永樂大典本 漢董仲舒撰繁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中興館閣書目謂繁露冕之所重有聯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爲說也其書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考仲舒本傳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書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書之中故崇文總目頗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是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樓鑰所校乃爲定本鑰本原闕三篇明人重刻又闕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八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七十九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又第二十五篇顛倒一頁遂不可讀其餘譌脫不可勝舉蓋海內藏書之家不見完本三四百年於茲矣今以永樂大典所存樓鑰本詳爲勘訂凡補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刪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神明煥然頓還舊笈雖曰習見之書實則絕無僅有之本也倘非幸遇聖朝右文稽古使已湮舊籍復發幽光則此十七卷者竟終沈於蠹簡中矣豈非萬世一遇哉

案春秋繁露雖頗本春秋以立論而無關經義者多實尙書大傳詩外傳之類向來列之經解中非其實也今亦置之於附錄

右春秋類一百十四部一千八百三十八卷附錄一部十七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春秋三傳互有短長世以范甯所論爲允甯實未究其所以然也左氏說經所謂君子曰者往往不甚得經意然其失也不過膚淺而已公羊穀梁二家鈎棘月日以爲例辨別名字以爲褒貶乃或

至穿鑿而難通三家皆源出聖門何其所見之異哉左氏親見國史古人之始末具存故據事而言卽其識有不逮者亦不至大有所出入公羊穀梁則前後經師遞相附益推尋於字句之間故憑心而斷各徇其意見之所偏也然則徵實迹者其失小騁虛論者其失大矣後來諸家之是非均持此斷之可也至於左氏文章號爲富艷殘膏膾馥沾溉無窮章沖聯合其始終徐晉卿排比其對偶後人接踵編纂日多而概乎無預於經義則又非所貴焉

卷三十

經部三十

春秋類存目一

【左傳節文十五卷】吳部侍郎紀時家藏本 舊本題宋歐陽修編明萬歷中刊版也取左傳之文略爲刪削每篇之首分標敍事議論詞令諸目又標神品能品真品具品妙品諸名及章法句法字法諸字前有慶歷五年修自序序中稱胡安國春秋傳及真德秀文章正宗是不足與辨矣

【春秋道統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是書僅分上下二卷而鈔本細字乃八巨冊不著撰人名氏惟冠以乾道八年晉江傅伯成序稱爲元祐間春秋博士劉絢質夫所作考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劉絢春秋傳無道統二字之名文獻通考作十二卷玉海作五卷與二卷之數亦不合又振孫稱所解明正簡切而此本竝無解經之語止鈔撮左氏傳間及公穀國語及略採諸家一二條且不特傳文多所刪節卽經文亦

止摘錄一二字。如明代坊本之標題，宋人經說亦無此例。序中以何休學連爲人名，其陋已極。又稱後之有功於春秋者，有杜預林堯叟。林堯叟乃在南宋中年，伯成此序作於南宋之初，何由得見？且杜林合注是明末坊間所刻，伯成又何由以杜林竝稱乎？又伯成慶元初爲太府丞，寶慶初始加龍圖閣學士。此序旣曰乾道八年壬辰，是時伯成方舉進士，何得先以龍圖閣學士結銜？譏謬種種，不可殫述。僞書之拙，無過是矣。其卷首收藏諸印，亦一手僞造，不足信也。

【左氏君子例】一卷詩如例一卷詩補遺一卷】內府藏本 宋李石撰。石有方舟易學已著錄。左氏春秋傳多有君子曰字，林栗指爲劉歆所加，其說無據。案栗跋見經義考所引，石則以爲左氏傳有所謂君子曰者，又有稱仲尼。孔子曰者，皆示後學以褒貶大法。聖人作經之意義，因錄爲例。凡君子七十三條，而以聖語三十二條附之，皆無所發明。又以左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因取所載一篇一句，悉真集而闡論之，以蘊合於斷章取義之旨。凡一百六十八條，名曰詩如例。復采左傳所載筮詞歌謠三十八事，名曰詩補遺。於經義恐無大裨益。特當南北宋間正說春秋者，掊擊三傳之時，而石獨篤志古學，爲足尚耳。舊載方舟集中，石門人劉伯熊合爲一編，題曰左氏諸例。實非石之舊名，今仍各標本目，其文則與方舟易學，仍歸諸方舟集中，不更錄焉。

【春秋通論二卷】兩江總督採遺本 舊本題曰宋人撰，不著名氏。諸家書目亦不著錄。其書統論周及列國大勢，推其興廢之由，周及魯齊晉宋衛鄭楚秦各爲一篇，吳越共爲一篇，皆拾舊文爲事，後成敗之論，每句隸事，而各引傳以爲之注。其言膚淺，無所發明。

【春秋握奇圖一卷】永樂大典本 金利鑾孫撰 鑾孫字士貴，盱江人。前有自序，稱握奇圖者，春秋家之學也。二百四十二年而該之，萬八千言，編年以爲經，而列五伯内外諸侯以緯之，縱取則年與事類，衡切則國之本末具在，乃各敍事略於其後，一覽而思過半矣。云云據其所言，則此書所重在於年表。今年表散佚，祇存其論，已非鑾孫著書之本旨，不足取矣。

【春秋左傳句解三十五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朱申撰。申有周禮句解，已著錄。是書惟解左傳，不參以經文，蓋猶用杜預以前之本。其一事而始末別見者，各附注本文之下，端委亦詳。惟傳文頗有刪節，是其所短。如隱公之首刪惠公元妃孟子一節，則隱桓兄弟之故，何自而明哉。

【春秋經疑問對二卷】永樂大典本 元黃復祖撰。復祖字仲饒，廬陵人。元史仁宗皇慶三年復科舉法，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經義一道，各治一經。元統以後，少變程式。易漢人南人第一場四書爲本經，復祖序云：至正辛巳大科載復有經疑之條，卽元史志所謂變程式之時也。其書以經傳之事同辭異者，求其常變，察其詳略，以經覈傳，以傳考經，以待舉子之間。蓋亦比事屬辭之遺意，其大旨則專爲場屋進取而作，故議論多而義理則疎焉。

【春秋合題著說三卷】永樂大典本 元楊維楨撰。維楨字廉夫，號鐵崖，山陰人。泰定四年進士，初署天台尹，改錢清場鹽司令，轉建德總管府推官，擢江西儒學提舉，未及上而兵亂，遂不復仕，放浪於詩酒歌舞之間。明初命修禮樂書，旋以老病辭歸。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案宋禮部貢舉條式，崇寧貢令春秋義題聽於三傳解經處出，靖康元年改正用正經出題。紹興五年，禮部議春秋正經詞語簡約，比之五經爲

略問目所在易於周徧往往州郡間目重複甚多每遇程文鮮不相犯請仍聽於三傳解經處相兼出題元史選舉志所載元祐條例不言春秋出題之法以維楨是書考之蓋亦以經文易複改爲合題明制春秋合題之法蓋沿元舊也維楨自序曰春秋正變無定例故關合無定題筆削有微旨故會通有微意初學者不知通活法以求義場屋中往往不得有司之意今以當合題凡若干各題著說使推其正變無常縱橫各出以御場屋之敵又曰學者因是而得其活法則求經之微亦無出於此不止決科之計然其書究爲科舉而作非通經者所尙也

【春秋透天闕四卷】永樂大典本 舊本題晏兼善撰不著時代據其兼及合題是元人也其書專爲場屋而作義殊膚淺如解元年春王正月云若就春字正月上用工則春者天之所爲聖人紀人道之始全以天道王道立說亦可云云則一書之大指可知矣

【春秋四傳二十八卷】內府藏本 不知何人所編首載杜預何休范寧胡安國四序次春秋綱領述各家議論次春秋提要如周十二王魯十二公以及會盟戰伐之數竝撮舉大凡次春秋列國圖說次春秋二十國年表次春秋諸國興廢說凡經文之下皆分注左氏公羊穀梁三傳而胡傳則別爲標出間加音注別無發明參考之處考元俞臯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始於三傳之後附錄胡傳吳澄序稱其兼列胡氏以從時尚而四傳之稱亦卽見於澄序中知胡傳躡躋三傳之列自元初已然此本驗其版式猶爲元槩蓋當時鄉塾讀本也

【麟經指南一卷】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署曰退修菴題亦不詳何人也序稱幼習是

經以舉進士爲業。投老山林。兵火之餘。先世遺書。無復存者。間因餘暇。條分大義。立題命意。凡可引用之語。各附於後。又間引先儒破題。蓋元末鄉塾之陋本也。

【春秋圖說】無卷數。浙江吳玉墀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前列目百二十有二。始十二公年譜。終諸儒傳授。中間列國世次。輿地山川名號。以及經傳所載名物典故。悉有圖有說。其年表皆鈔史記。其名號歸一圖。卽馮繼先所撰。而分爲十九圖。至歲星八音四凶十六相。諸圖則又掇之五經圖中。春秋列國圖說。則摭自東坡指掌圖。又列鄭樵考定諸國地名。及敍國邑地同異說。敍山水同異說。大抵雜駁不倫。未見精核。卷首題曰春秋筆削發微考。楊甲六經圖中有春秋筆削發微圖。以此本互勘。一一相合。蓋掇取甲書春秋一卷。而援以雜說。僞立此名。卷首有竹垞二字。朱文印。蓋朱彝尊所藏。而經義考不著此名。是必後覺其贗託。乘之不錄。而所乘之本。又爲吳氏所收耳。

【春秋提要四卷】江西巡撫採選本。明饒秉鑑撰。秉鑑字憲章。號愛峯。廣昌人。正統甲子舉人。官至廉州府知府。朱彝尊經義考載秉鑑春秋會通十五卷。提要一卷。今按此書實四卷。與春秋會通另爲一書。彝尊蓋未見其本。故傳聞譌異。其書以春秋書時。書月難於記誦。故錯綜而次序之。分十二公爲十二篇。先列經文於右。而總論其義於後。大旨以胡傳爲宗。

【左傳一卷】通行本。明邵寶撰。寶字國賢。號二泉。無錫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尙書。謚文莊。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編乃其讀左傳所記。雜論書法及注解。然寥寥無多。蓋隨意標識於傳文之上。亦其簡端錄之類也。其中精確者數條。顧炎武左傳補注已採之所遺者。其糟粕矣。

【春秋經世一卷】安徵巡撫採進本 明魏校撰 校有周禮沿革傳已著錄 是編名春秋經世者 蓋取莊子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語也 所注惟隱公一卷 其注多從左氏 然如公矢魚于棠 全錄臧僖伯諫詞 惟移傳末非禮也 且言遠地也 二句於傳首此亦何需校鈔錄耶 間有自出新意者 如謂紀子伯莒子盟於密 當作紀侯子帛 以子帛爲紀侯之名 又謂挾卒乃異姓之卿 則又皆杜撰之談矣

【春秋說志五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呂柟撰 柏有周易說翼已著錄 柏所著他書率篤實近理 惟此書務爲新說苛論 凡所譏刺皆假他事以發之 而所書之本事反置不論 如以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祭伯來公及戎盟於唐 鄭人伐衛 衛人殺州吁 皆爲平王之罪 又如叔孫豹卒 謂經不書餓死 乃爲賢者諱 謂鄭子來朝 以其知禮錄之 大抵褒貶迂刻 不近情理 至謂書季孫意如之卒爲見天道之左 則聖人併怨天矣 其失不止於穿鑿也

【春秋集要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鍾芳撰 芳字仲實 瓊山人 正德戊辰進士 官至戶部左侍郎 是書以集要爲名 故文殊簡略 中間如謂春王正月爲建子 謂桓公三年書有年非紀異 謂襄公二十八年書衛侯衎 非俟其改過 謂昭公元年書敗狄大鹵 非譏毀車崇卒 與胡傳異者 不過數條 餘大抵依回其說 甚至如僖公十七年夏滅項 胡傳誤以爲季孫者 亦因仍不變 無所短長 又多採董仲舒劉向劉歆 災異之說 穿鑿事應至以宣公八年之大旱爲十五年稅畝之由 事在七年之後 而應在七年之前 尤爲乖謬 其採用公穀月日之例 既多附會 而採用左傳尤無體例 其最甚者 莊公二十年陳殺公子御寇下忽注晉獻公患桓莊之族逼 而士鳶譖去之十五字 僖公二十二年宋公伐鄭下 忽附錄被髮而祭於野

夷俗皆然十字二十三年楚人伐陳下忽附錄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八字此類不可殫數其採用左氏義者襄公四年叔孫豹如晉下惟辨古自歌工歌二義僖公九年會於葵丘下責宰孔不當阻晉侯成公五年梁山崩下責伯宗之攘善亦皆與經義渺不相關陳烈序乃稱其擴前人之所未發過矣

【春秋私考三十六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學四同已著錄本不信三傳故釋經處謬戾不可勝舉如言惠公仲子非桓公之母盜殺鄭三卿乃晉人使刺客殺之晉文公歸國非秦伯所納諸如此類皆無稽之談夫孫復諸人之乘傳特不從其褒貶義例而已程端學諸人之疑傳不過以所記爲不實而已未有於二千餘年之後杜撰事蹟以改易舊文者蓋講學家之恣橫至明代而極矣

【春秋世學三十二卷】兩淮鹽政採選本 明豐坊撰坊有古易世學已著錄是書自稱卽其先世宋御史中丞稷之案斷而爲之釋義故曰世學然案斷之名宋人書目及宋史藝文志皆不著錄向來說春秋者亦所未聞其僞蓋無足辨也

【左氏春秋鑄二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陸粲撰粲有左傳附注已著錄是編乃其由工科給事中坐勸張璁桂萼謫都匀驛丞時途中所作皆糾正左氏議論之失亦柳宗元非國語之類然於左氏釋經之謬闢之可也至記事記言但各從其實事乖言謬咎在古人與紀載者無與也亦謂之鑄左則非其罪矣甚哉其固也

【春秋讀意一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唐樞撰樞有易修墨守已著錄其論春秋以爲不當以褒貶看聖人祇備錄是非使人自見蓋以救宋儒穿鑿之失然謂春秋字字褒貶固爲偏論謂春秋竟無褒貶

則數十特筆亦灼然不可諱也。讀者知其矯枉之意可矣。

【春秋錄疑十六卷】浙江范思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趙恆撰。恆字志貞，晉江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姚安府知府。是書本胡氏傳而敷衍其意，專爲科舉而設。故經文可爲試題者，每條各於講義之末總括二語，如制藝之破題。其合題亦附於後標，所以互勘對舉之意。

【春秋國華十七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嚴訥撰。訥字敏卿，常熟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謚文靖。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以春秋所書周及列國之事，分隸其國，而仍以魯十二公之年編之。雜採三傳，附於經下，亦間及國語、史記諸書。其甥陳璗序稱：訥請沐三月而成是書，則潦草編排，取盈卷帙，宜但鈔錄舊文，無所發明考證矣。

【春秋四傳私考十三卷】兩淮鹽政採選本 明徐浦撰。浦字伯源，浦城人。官監察御史。是書舉左氏公穀、胡傳之異同，衷以己意於胡傳之深刻者，多所駁正。持論頗平允，然每就事論事，不相貫串。如宋公和卒，謂不書薨以示喪，不知外諸侯經皆書卒也。又凡浦無所論斷之條，皆不存經之原文，似乎刪節聖經，亦非體制。

【左傳注解辨誤二卷】江蘇巡撫採選本 明傅遜撰。遜有左傳屬事，已著錄。是編皆駁正杜預之解，間有考證而以意推求者，多視後來顧炎武、惠棟所訂，未堪方駕。前有古字奇字音釋一卷，乃左傳屬事之附錄，裝綴者誤置此書中，頗淺陋無可取。後附古器圖一卷，則其孫熙之所彙編，亦剿襲楊甲六經圖，無所考訂也。

【左氏討一卷左氏論一卷】江蘇巡撫採選本 明馮時可撰 時可有左氏釋已著錄 是書前有自序 稱先爲左氏討 繼爲左氏釋 後爲左氏論 其釋則訓詁爲多 討與論則皆評其事之是非 不知分爲二書 以何別其體例也 然所討論皆以意爲之 往往失於迂曲 如謂陽虎之攻季氏爲必受命魯君 是眞信其張公室也 豈春秋書盜爲曲筆乎 故今惟錄左氏釋而二書則附存其目焉

【春秋翼附二十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黃正憲撰 正憲有易象管窺 已著錄 是書大旨以胡安國傳未免過於刻嚴 因博採舊聞 自唐孔穎達以下悉爲折衷 於明世諸家則多取山陰季本私考金壇王樵輯傳二書 今觀其所論如謂尹氏卒爲吉甫之後 非卽詩家父所刺者 仲孫蔑會齊高固於無妻地非牟婁亦間有考證 然核其大體則未能悉精確也

【春秋諸傳辨疑四卷】浙江范懸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朱睦樞撰 睦樞有易學識遺 已著錄 是編凡一百八十八條 明史藝文志著錄 卷數與此本相合 然與睦樞所撰五經稽疑中說春秋者 文並相同 據睦樞五經稽疑自序 蓋此書先成別本行世 後乃編入五經稽疑中 今五經稽疑已別著錄 則此本無庸複載 故附存其原名備考核焉

【春秋以俟錄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瞿九思撰 九思字容夫 黃梅人 萬曆癸酉舉人 爲知縣張維翰所誣構謫戍塞下 張居正援之得釋 後薦授翰林待詔 不赴 詔有司歲廩給之 終其身事蹟具明史文苑傳 是書多穿鑿附會之談 如十二公配十二月 二百四十年配二十四氣之類 皆迂謬不經 與洪化昭周易獨坐談皆明儒之行怪者也

【春秋疑問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已著錄。是書不盡從胡傳，亦頗能掃諸家穿鑿之說。正歷來刻深嚴酷之論，視所注諸經較多可取，而亦不免於以意推求，自生義例。如列國之事，承告則書，左氏實爲定說。舜牧於宿男卒不書名，既云告不以名矣。乃於鄭伯克段，則曰此鄭事也。魯春秋何以書見鄭莊處母子兄弟之間，忍心害理？凡友邦必不可輕與之。此一語專爲後日溢平歸祐助鄭伐宋起，非謂此事極大漫書於魯之春秋也。是不考策書之例，但牽引經文，橫生枝節。至於解紀季姜歸京師，謂自季姜歸後，周聘不復加於魯，乃知以前三聘特在謀婚，此無論別無確據，即以年月計之，三聘之首是爲凡伯，其事在隱公九年，距祭伯之逆十四年矣。有天子求婚，惟恐弗得，謀於十四年之前者乎？此併經文亦不能牽合矣。說經不應如是也。

【春秋匡解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鄒德溥撰。德溥有易會，已著錄。是書專擬春秋合題，每題擬一破題，下引胡傳作注，又講究作文之法。蓋鄉塾揣摩科舉之本，德溥陋必不至是，疑或坊刻僞託耶。

【春秋直解十五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是編前有讀春秋五十條，其言曰：今讀春秋，勿主諸傳先入一字，但平心觀理，聖人之情，恍然自見。蓋卽孫復等廢傳之學，而又加甚焉。末二卷題曰非左，凡三百三十餘條，皆摘傳文之紕繆，其中如費伯城郎駁左氏非公命不書之誤，其說甚辨。公爲天王，請繩於四國，不書者諱之也。其說亦有理。凡此之類，不可謂非左氏諍臣。至於曲筆深文，務求瑕釁，如論賓媚人稱五霸一條，不信杜預豕章昆吾之說，必以宋襄楚莊足其數，而謂五霸之名，非其時所應有，如此之類，則不免好爲議論矣。

【讀左漫筆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陳懿典撰 懿典字孟常，秀水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中允。乞假歸。崇禎初起爲少詹事。不赴。此書蓋其讀左傳時隨筆漫記。凡二十七條。嘉禾獻徵錄載懿典有讀左史二卷。此卽其讀左一卷也。大抵如時文評語。如開卷石碏殺州吁一條。云石碏誘州吁離窟穴而執之。大是高識。又如孟僖子知孔子一條。云孟僖子能知夫子。且能稱其上世。而知後有達者。可謂具隻眼人。此類亦何須贅論也。

【春秋闡義十二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曹學佺撰 學佺有易經通論。已著錄。是書朱森尊經義考注曰。未見。蓋不甚傳。大抵摭舊文。無所闡發。

【麟經統一篇十二卷】浙江龔撫採述本 明張杞撰。杞字成夫。湖州人。萬曆丁酉舉人。官福清縣教諭。其書不載經文。惟以經文之可作試題者。截其中二三字爲目。各以一破題括其意。卽注胡傳於下。後列合題數條。亦各擬一破題。并詮注作文之要。其體又在講章下矣。

【春秋麟寶六十三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余敷中撰。敷中不知何許人。是書成於萬曆乙卯。全錄左國公穀之文於經文之下。左國則錄其全。公穀則除其複。國語事有在春秋前者。別爲首卷於前。無所訓釋。亦無所論斷。前有萬曆乙卯自序。言夫子獲百二十國寶。作春秋。而絕筆於獲麟。故曰麟寶。其命名取義。殆於札闐鴻休矣。

【春秋續義發微十二卷】兩淮馬春家藏本 明鄭良弼撰。良弼字子宗。號肖巖。淳安人。萬曆中舉人。此編取胡安國傳所未及者。拾遺補闕。續明其義。一步一趨。皆由安國之義而推之。故其得失。亦與安國相

等朱彝尊經義考載良弼有春秋或問十四卷存疑一卷並續義三卷俱云未見今此本分十二卷與所記卷數不符殆彝尊以傳聞誤載歟

【春秋心印十四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鄭鍊撰 鍊上海人萬曆中由貢生官青田縣訓導是編取林堯叟春秋句解中所爲提要而推廣其門目依類摘取經傳疏列其下雜引諸儒之說而附以己意前列春秋總論十二篇語多凡陋率以私意窺測聖人其體例尤爲複沓如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列於錫命類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尗來歸脤列周歸脤類而五始類中皆載之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於折既列盟類又入會類僖九年九月戊辰盟於葵丘亦列盟類又入殊盟類舛互殆不勝舉其凡例末一條云書成之時夢齊桓公晉文公各持一單單開七事相揖贈予若謝而辭之意覺而思之各開單七事者二七十四也卷完十四其義已盡以示不必再錄又隆慶初輯通史聚精八十卷亦夢文公朱先生慰余曰余綱目甚覺煩冗子能爲我刪葺深愜我意故茲致謝語殊怪妄是又吳與弼日錄之故智矣

【春秋左翼四十三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王震撰 震字子省烏程人其書繫傳於經文之下凡先經起義後經終事者悉撮爲一左傳中稱號不一者皆改從經文稱名有經無傳者采他書補之前後編次亦間有改易案朱彝尊經義考有王氏春秋左翼不著撰人名氏亦不載卷數而所錄焦竑之序與此本卷首序合當即此書也

【春秋衛庫三十卷】浙江吳玉卿家藏本 明馮夢龍撰 夢龍字猶龍吳縣人崇禎中由貢生官壽寧縣

知縣其書爲科舉而作故惟以胡傳爲主雜引諸說發明之所列春秋前事後事欲於經所未書傳所未盡者原其始末亦殊沓雜

【別本春秋大全三十卷】內府藏本 明馮夢龍撰 是書雖以春秋大全爲名而非永樂中官修之原本其體例惟胡安國傳全錄亦間附左傳事蹟以備時文捃摭之用諸家之說則僅略有數條其凡例有云大全中諸儒議論儘有勝胡氏者然業已宗胡自難並收以亂耳目是不亦明知其謬而爲之歟

【春秋四傳通辭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選本 明陳士芳撰 士芳字清佩海寧人是書采輯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四傳削其繁冗其左氏傳之不附經文者咸刪汰無遺亦間附己意於其下因董仲舒有春秋無通辭隨變而移之語遂題曰通辭以明義例之有定然名曰四傳實則依附胡氏無所異同名曰考校經文去取三傳實則合胡氏者留不合胡氏者去未嘗以經正傳也

【春秋左傳典略十二卷】江蘇巡撫採選本 明陳許廷撰 許廷字靈茂海鹽人萬歷中諸生以薦授兵部司務其書每一公爲一卷皆摘取左氏中單文隻字之可資考核者證以他書繁稱博引以詭麗爲宗不專主於疏通經義然就其所論亦往往失之穿鑿如衛懿公好鶴則取浮邱公之言秦人歸帑則指爲漢興之識多未免於蕪雜也

【春秋揆一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黃道周撰 道周有易象正已著錄是書以天人之故若表之於暑景春秋以天治人故以揆名書通爲一篇其說謂揆者晷也表晷也日南則其晷陰日北則其晷陽揆之則於其晷也宣公之三年景中也僖公之十七年而景乃南襄公之十年而景乃北景南者極近景北漢興之識多未免於蕪雜也

者極遠。又謂春秋之紀二百四十有二。其三之八十有一。兩之一百二十。自文王受命之年以至仲尼之沒。參之而得七。兩之而得五。文王以四千三百二十年爲春秋。仲尼以三千六百年爲春秋。五文王之春秋。有五文王者出。六仲尼之春秋。有六仲尼者出。十一大聖人者。以行其二統。而天地爲再開闢云云。蓋以皇極經世之學說。春秋自三傳以來。未之前聞。卽邵子亦未發此義也。道周禮記諸傳。雖不必盡當於本旨。而借經抒論。於人事猶有所裨。此則真無用之數學。不能以道周之故曲爲之說矣。

【春秋實錄十二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鄧來鷺撰。來鷺字繡青。宜黃人。天啓壬戌進士。官至武昌府知府。是編專爲科舉而作。故其凡例曰。春秋從胡。凡左與胡解者必剖定是非也。又曰。春秋左傳。惟有關經題者載之。從簡便也。其書可不必問矣。

【春秋纂】無卷數 山西巡撫採進本 明朱之俊撰。之後有周易纂。已著錄。是書大抵隨文生義。罕所根據。如成風請教須句。乃婦人左袒母家之常態。遽以職絕美之。如斯之類。所見頗淺。又如芮伯萬母事。引隋獨孤后以責其妬。與經義了不相關。至於災異。必推事應。尤多穿鑿。

【麟旨定】無卷數 浙江汪晉淑家藏本 明陳于鼎撰。于鼎字爾新。宜興人。是書成於崇禎庚午。以麟字代春秋字。命名已陋。又但標擬題。各以一破題爲式。而略爲詮釋於下。卽在舉業之中。亦爲下乘矣。

【春秋三書三十二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張溥撰。溥有詩經注疏大全合纂。已著錄。是書第一編曰列國論。凡二十四卷。第二編曰四傳斷。凡七卷。第三編曰書法解。凡一卷。同時徐汎張采爲之序。采又有例言。稱列國論中尙闕雜國一題。四傳斷中僖公闕十餘年。文公全闕。襄公以下亦全闕。采間爲

補之書法解爲目多端僅成一則溥與采倡立復社聲氣交通蔓延天下爲明季部黨之魁其學問則多由涉獵未足專門其所撰述惟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蒐羅放佚採摭繁富頗於藝苑有功然在當時止與梅鼎祚文紀諸書齊驅並駕較之楊慎朱謀據考證已爲少遜矣至於經學原非所擅長此書爲未成之本亦別無奧義采等以交游之故爲掇拾補綴而刊之實不足以爲溥重也

【春秋說三十卷附錄三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王寔大撰寔大字幼章合肥人崇禎丁丑進士是書雜採諸說斷以己意而本於卓爾康辨義者爲多其首爲諸家考敍古來春秋家及所著書次爲經傳大旨輯諸家議論之與己合者次紀傳輯周及列國事蹟分析經文各以類從而附以時義地義論次爲春秋總義次比事四十二則自跋附焉總爲三卷弁於首次乃詮釋經文分十二公爲三十卷朱彝尊經義考不載蓋此本爲寔大孫雲龍所錄未及刊版故也寔大以春秋本魯史原文孔子修之蓋筆削史文以見義非變史文以起義自說經者不舉大義而求之名字爵號日月及會之類以爲義例蓋昉於公穀盛於胡氏詮說愈繁而經學愈亂故著是書以破諸家之言書法者然春秋固本魯史其間亦有聖人特筆如天王狩於河陽左傳具述改修之義坊記所引魯春秋公羊傳所引不修春秋及甯殖所稱載在諸侯之策者揆之聖經有同有異欲取一字褒貶之說而謂聖經僅魯史之節文未免矯枉而過直其說經亦多臆斷如解尹氏卒云公穀謂譏世卿鑿矣樂郤韓范世專晉七穆世專鄭曷爲不譏而特譏王朝大夫乎夫外大夫卒例不見經春秋何由譏之耶解肆大告云文姜罪惡通天歿後必有陰禍莊公肆告爲之求福免罪耳不知春秋時浮屠之教未入中土何得有罪福之說解鄭棄其師云此高克怨辭夫克一通

臣豈能以其事獨赴列國杜預所謂克狀其事以告魯者本無確證何得遽斷爲據克之言又比事中解城築一條云邑書城臺館固書築城土功也故須築南門雉門書作木功也故須作夫南門雉門豈竟不須土功且兩觀何以亦書作也凡此皆隨意生文不爲典要至其紀傳敍事並始於隱元年訖於哀十四年其中止云某事書於經某事不書又自齊晉以下皆以魯公年數紀年卽周本紀亦然足屈天王之正朔就侯國之紀年經解史裁蓋兩無所當矣其諸家考中升胡傳於西漢諸儒之前已爲無識卷後又自識云呂大圭灌甫趙企明姜廷善未詳案灌甫明宗室朱睦樞字已見考中而遽忘之呂大圭字圭叔南宋末人所著有春秋或問及五論企明宋趙鵬飛字所著有春秋經筌廷善明姜寶字所著有春秋事義考而寢大俱曰未詳是卽此數家尙未窺全帙甚至引杜預集解亦稱之爲杜疏尤爲無據蓋所見未博故議論多而考證少也

【春秋義三十卷】江蘇周厚培家藏本 明顧懋撰懋有桂林點易丹已著錄是書朱彝尊經義考云未見前有懋焚自序稱以胡傳爲宗參之左氏公穀三家佐以諸儒之說今觀其書直敷衍胡傳爲舉業計耳未嘗訂正以三傳亦未訂正以諸儒之說也

【鍾評左傳三十卷】內府藏本 是編爲毛晉汲古閣所刻惟錄杜預左傳集解較坊本兼刻林堯叟注者特爲近古然綴以鍾惺評點改其名爲鍾評左傳殊爲蛇足惺撰詩歸別開蹊徑尙能成一家之言至於詁經則非其所長也

【春秋左傳評注測義七十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凌稚隆撰稚隆字以棟烏程人是書註釋左傳

以杜預注爲宗而博採諸說增益之其於左氏之不合者亦間有辨正又取世次姓氏地名證號封爵標於卷首以便檢閱然皆冗碎不足觀朱彝尊經義考作七十卷浙江通志作三十卷此本與彝尊所記合知通志爲傳寫誤矣

【麟傳統宗十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夏元彬撰 元彬本名彪字仲弢德清人其書鉢釘成編漫無體例隱公之前冠以國語十數條以志周東遷始末蓋仿馮夢龍春秋衛庫爲之而疎略尤甚經文之下或錄左氏或取公穀國語隸之或標傳名或不標傳名其附錄者或有附字或無附字端緒茫然猝難究詰又如費伯之注誤在盟唐之下楚殺公子側傳上忽注云出宋楚平傳衛州吁弑君下祇載詩綠衣一章並無他注王午大閱全錄周官中春教振旅以下四則亦不置一詞如是者指不勝屈文震孟序乃稱其得於經術者深亦可異矣

【春秋因是三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梅之煥撰之煥字惠連麻城人是編專爲春秋制義比題傳題而作每題必載一破題而詳列作文之法蓋舊制以春秋一經可令題者不過七百餘條慮其易於弋獲因而叛爲合題及合題之說紛糾淆亂試官舉子均無定見於是此類講章出焉夫信傳不信經先儒以爲詬厲猶爲三傳言之也至於乘置經文而惟於胡傳之中推求語氣以行文經已荒矣其弊也又於胡傳之中摘其一字兩字牽合搭配以聯絡成篇則併傳亦荒矣此類講章皆經學之盜賊本不足錄特一以見場屋舊制所謂比題傳題者其陋如此並非別有精微一以見明季時文之弊名爲發揮經義實則割裂傳文於聖人筆削之旨南轍北轍均可以爲爛鑑故附存其目爲學春秋者戒焉

【春秋三傳衷考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施天遇撰 天遇字昌辰 武康人 是編雖以三傳爲名 實以胡傳爲去取 凡胡傳所駁概從刊削 故所存僅三傳之事迹 又雜引詩書禮記及國語之文以足之 特取備時文之摭撫而已

【春秋左傳地名錄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城撰 城字伯宗 貴池人 是編前列國名後列地名 各以十二公時代爲序 地名之下各有注 少僅一二字 多亦不過六七字 蓋隨手集錄姑備記誦無所考正 視後來高士奇江永二家之書不及遠矣

【春秋五傳平文四十一卷】內府藏本 明張岐然編 岐然字秀初 縣塘人 其書採左傳公羊傳穀梁傳 胡安國傳而益以國語 國語亦稱春秋外傳 故謂之五傳 曰平文者 明五傳兼取無所偏重之義也 其自序曰 菴與虞子仲竊泛覽春秋七十二家之旨 蓋鮮有不亂者 及觀近時經生家之說 殆不可復謂之春秋 究其弊率起於不平心以參諸家而過尊胡氏 久之惟知有胡氏傳 更不知有他氏 又久之惟從胡傳 中牽合穿鑿併不知有經此所謂亂之極也 云云 考胡安國當高宗之時 以春秋進講 告準南渡時勢以立言 所謂喪欲速貧死欲速朽 有爲言之者也 元明兩代時異勢殊乃以其源出程子 遂用以取士 已非安國作傳之初意 元制兼用三傳明制兼用張洽傳 蓋亦陰知胡安國之多僻而補救其偏 永樂中修春秋大全 裝用汪克寬纂疏 乃專尊胡傳 又非延祐洪武立法之初意 然胡廣等之大全雖偏主一家 傷於固陋猶依經立義也 其後剽竊相仍棄經誦傳僅摘經文二三字以標識某公某年迨其末流傳亦不誦 惟約略傳意標一破題轉相授受而已 蓋又併非修大全之初意矣 岐然指陳流弊可謂深切著明 故其

書皆參取四傳以救胡傳之失雖去取未必盡當要其鍼砭俗學破除網習於春秋不爲無功惟五傳皆具有成編人所習誦不待此刻而傳故取其衛經之意而不複錄其書焉

【春秋年考一卷】浙江巡撫採達本
自署曰天畸人有三小印一曰三歲一曰仲先一曰且止菴居不知爲何許人也其書仿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之例以年爲經以國爲緯各書大事於年下然體例頗爲叢雜如周爲第一格平王四十九年稱宰咺來贈仲子此內魯之詞當繫之魯不當繫之周也至五十九年稱武氏子來魯求賄則稱來似內魯稱魯又似外魯更無體例矣又瓦屋之盟列之於晉則排纂有譌晉獲秦譏增晉伐秦字則事實或誤均不足以爲據

14007

省立
中
學

14
1
13-6
0693

